

西澤



學名白高集
志

學易齋集卷之九

豫章萬廷言著

序

水洲魏先生八十壽序

莊生之言道也先天地生不爲久長於上古不爲老信斯言也壽莫如道矣天最清與道最近故最壽地承天與天同壽日月得天地精氣之至爲壽萬物各有其壽而金石獨以形壽皆道也人尤備道而生者也尤宜與道同壽然靈發而智生精汨而慾多相感相習漓道最甚其堅

反不若金石而與草木同腐朽或者遂疑與天地日月之壽果不相及亦已過矣愚夫愚婦苟專智而抱朴亦得以形壽名人義士有一言一行之微與一念之耿耿當於道猶或依靈光炳宇宙以壽其名於不朽况至人將抱道自全者乎信與天壤無窮已故壽太上以道其次以形又其次以年非體道君子孰能信之新建水洲魏先生弱冠講學於陽明王先生之門舉進士擢諫議 世皇之初英毅神武羣下少當 聖

意獨永嘉張公以才辯風略寵冠一嘗天下畏焉先生首斥其非白於中朝一日直聲四震而先生遂以解官洗迹林泉以道自命曩予與今兵憲李君孟誠爲諸生嘗從念菴羅先生拜先生章水之上清標秀骨風神灑然目光如秋水青旻淵澄瑩碧俯仰顧盼之際珠雨鸞停真足使人豁滯襟而動遐想已竊歎先生非塵世中人矣嗣是先生涉匡廬泛彭蠡訪道靈山上清懷玉之中恍有見於宇宙往復之靈機與吾身

呼吸相應端居靜攝若有疑結於中者充然樂而忘世而世亦莫知先生之所爲隆慶改元予兩謁先生於艸堂先生忻然接之蒼顏鶴髮神骨愈殊雖未測乎高深而置身寥廓之上搏日月而俯塵垢翛然將與大清鄰而年非所計者又默於氣象得之 朝廷方念舊德卽拜太常少卿於家致仕先生已久無意於世然詢訪人才料測事機又疊疊不倦蓋其精神深固流溢之盛如此矣今年夏實先生秋春八十之辰李

君過予羅原貽同志某之刺圖爲先生壽予惟先生有道者也請以道壽於是再拜祝曰西山之麓章水之濱回旋數百里古多至人卽吾郡所記如徐聘君黃太史以清風藻思獨著當代至今猶隱顯於烟雲霞日之間相爲不窮旌陽許公以丹砂飛舉千載而下精魄猶存顧徐黃依道以名世不知其以道自壽爲何如許公壽於道矣儒者猶有異論乃若退藏於密握宇宙生化之機卷舒六合大中和位育之效置此身

於天地萬物之表明此學於羲皇堯舜之前以與斯道始終則余生也晚瞻仰前脩亦久矣其將在先生乎其將在先生乎

觀物雜詠序

畫者作秋山平遠往往極其巧於微烟暮鳥風雨滅沒之間而傳神寫照亦灑然快觀於丰儀毛骨之表以肖乎其人可謂工矣然竟不能傳聲音於楮筆之所及詩以窮山川艸木鳥獸蟲魚風雲月露之變悲歡憂戚絕抱孤踪久幽華

剝之情與物之不齊咸著于篇可謂博矣然亦不能超然獨詠於無物豈兩者技止有形而已耶雖然昔人有言以有形而象無形斯至矣妙於山水者使人覽之悄然坐天姥而聞清猿飛鳥不還緘情天末說者謂其有枯淡欲無之趣則亦非淪無聲而滯有物者蓋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夫苟至於疑神則形聲皆可意造形聲皆可意造則其接於見聞之外者亦惟可意會而不可形致也顧良工苦心覽者未必盡識安知

筆墨之徑非寫希聲而詠無物者乎憲使青陽
施君以所作觀物雜詠八十一章示予予愛其
機竅深敏音節華暢因物造意故其意員因意
造詞故其詞透葢君英敏博洽根究理要數歷
中外多熟世故與人不可爲岸府洞中而濶表故
其詩似其爲人讀之灑灑釋膠起慮當所欲言
至於首詠乾坤所謂來往不停轍誰是將車者
則又使人當下聲容俱歇迴若有獨見獨聞者
發希聲於幽眇寄妙理於象數而非徒詠於物

者矣君其誠有得於觀物者乎夫能觀無物於
有物之中然後可以因應而妙乎物反觀其觀
未嘗有觀者然後可以忘見而大其觀外無物
象內無觀者則心冥寂然詠安從生乎是謂莫
知其然而然之神此三百篇風雅所由出也嗚
呼深矣君家九華而近廬嶽今功名方起青鞋
布襪非所有事予山人也亦非所敢問異昔侯
君倦遊還第當相與遊九華坐匡廬絕頂反觀
吾能觀者爲有乎爲無乎與乾坤將車者果伊

誰乎爲一乎爲二乎請從事於斯詠矣

許孟中壬申所寄和詩後序

初嘉靖壬戌予以應試來京與孟誠李君識許君孟中於衆人之中因定交於兵部主事南離錢君邸舍未數日三人同舉進士李君早得家學予不肖從念菴羅先生聞主靜之說兩人常相論議君爲一菴唐先生門人謂予兩人言甚當日喜聞予兩人言李君英爽超特予固滯自守人見謂高簡君中剛外和溫然可愛故予兩

人尤喜就君以自潤蓋自初識及君授官南部昔中間十餘月無日不相聚予兩人爲西曹郎每出署馬首所指兩家僕隸不問而知爲訪君君有出僕隸亦不問而知其之予兩人也三人之交如此頃之君赴畱部視權真州李君告病歸南山各不相見者兩年後予奉使過真州與君泛長江登金山徘徊枕江樓者數日各有得而別又明年予爲禮部君改吏部再聚京師吏部故事鎖門避嫌而予與君日講學如在西曹

昔人遂以爲忌丁卯隆慶改元春予出爲雲南
督學尋謫去君亦以病乞歸自是君臥茗水之
上予竟以罪斥屏居桑林不相見者又四年矣
庚午冬君兵備雷廉過桑林昔李君已先起復
亦官廣中予念與君再聚京師李君以病及憂
居家今二君同官予又斥廢三人者遂不相值
如此然二君方良晤未已而予則已矣故予爲
詩寄李君有想君論到同心處回首應憐少一
人之句蓋深有所感不徒在離合窮通之際云

又明年壬申秋君移官入閩自虔遣詩來問予
昔有祖母之喪又次兒建明病夭悲痛相仍不
暇讀無何君竟以前吏部講學之故謫官淮揚
今年春予臥病桑林靜追往事取前詩讀之見
次予之作云可憐萬里同心者猶是當年鼎足
人三復不能去手甚矣予三人者之不能相忘
也自初識君至今十有二年中間踪跡不一何
嘗一日不在念耶離合之懷則有之又何嘗一
念在窮達之間耶予三人之心遠矣世方提貴

賤之柄伸縮而榮辱之亦左矣雖然此心未易
言也因記往年與君夜坐枕江樓昔石瘦水落
驚湍若雷喧然在耳少焉聲響頓歇四際幽寂
如洗囂垢而遊物初與君異之開窗俯視潮漲
石沒水平若鏡月在海際光隨潮滿獨聞曉鳥
於是與君浩然四顧振衣千仞之巔思反身而
誠踐存神過化上下同流之實事遂各爲詩以
別嗟夫今又十年矣撫今追昔心體宛如皜皜
之精洋溢江漢能終無蔽矣乎讀所寄詩超邁

精澈往往見此意於言表則二君今所商切可
知矣顧予深歷艱難固滯猶昨三復益增愧歎
因敘而書之納於二君一藏於家見予三人所
同心者有在又志予之愧而冀二君之終不忘
也萬曆改元五月午日

賀大中丞撫臺徐公序

江西舊稱寧謐比歲民多玩法爲盜根盤鼠匿
所在焚劫而沿江千有餘里鹽豪阻禁逞掠于
風濤出沒之間甚者白晝殺人江上而會城之

內公行劫奪有司不能問異昔鞭法未行富戶
率詭匿規避滑胥利其賄濫相窟宅而募人者
常收數倍於細民鞭法行盡失其故於是爲浮
言左計搖誤有司每票下多張款目增益毫釐
幾積羸餘乾沒以當前賄而收兌之際故作威
重兌示形勢令濫見不便於民而有司或不察
亦稱曰法未便南昌之田當東西兩大江會流
之衝勢最下故以隄爲命今隄久悉壞民貧不
能自築廬井荒廢湖田率十年不一種赤蛇驛

鼠往往盤伏草蔓亘數百里不忍視民益散爲
盜而賦無由出以故江西外雖無他變而內實
多故矣大中丞徐公奉命來撫茲土下車首詢
民瘼破去崖岸延見鄉縉紳父老子弟而問之
使人盡所言提挈爬梳不遺餘力於是懲捕職
信賞格戢豪窩畫水防奸盜不得逞如青泥花
園皆劇賊旣次第梟夷乃討論鞭法利病得猾
胥不便機牙倒持而頓踣之注票親給務朝行
夕知與民呼吸相應瑣條諸司支費視法所入

爲縮令有司裕給無不便猾胥口噤而公又惻然深念曰弭盜莫如重農重農莫如固隄如必令民自爲之是終無隄無隄是無民命也盜終得息乎立命太守令吏分條督視圖上水所經要處親按畫劑量給帑諭民使築就完厚足爲長久利於是江鄉所在長隄如虹春水方漲且耕且耘如佃膏腴失其汙壤而湖田倍收數十萬斛遂爲穰鄉蓋未再朞而政成然公方脩四禮興學校禮耆舊稱 詔書所施行而有少司

空之命父老曰公施吾民甚厚子其圖以爲報予惟書稱好問則裕論語亦云斯民三代所直道而行也公曾懷坦夷愛人樂善出於性與物輸誠惟恐人之不言與言之不盡故人人得盡其直道焉予嘗謁公南浦公藹然問以民事予以今古赤谷二隄爲言意公未便行也予退已符下明日立發銀給助不浹旬成數千家無疆之利嗟夫予猶得自盡况其他乎真可謂好問則裕者矣 新聖當天方舉堯舜三代之治待

公爲衡鼎公將收拾人才培養民命行斯民直
道於朝甚盛甚盛顧江民猶引領以望曰公
其忘公之舊民乎幸語繼公者曰江西貧瘠良
苦隄甚重鞭法甚便也公之民其終有瘳矣

泛舟詩序

余世家東溪之上溪北爲大湖縱五里橫里之
半縈抱溪上如玦兩岸多老樹最異者大松千
餘株屏舒壁竦森秀深鬱夏秋月出當兩岸空
處天空水清林松納景其中幽光邃碧下上一

色棹舟遡波涼風徐來如大圓智鏡不知身在
何世溪南爲小港上抵三江口注東西兩大河
委流下通會城約二百里其可遊者自溪之側
左灣楓樹潭始委蛇瑩澈明沙淺渚小舟與白
鳥浮沈自此抵石岡十五里港水北流而岡逆
折南向孤拔數十仞羣松冠巔月夜望之鸞停
虎峙有禪師菴在焉登高撫檻良疇萬頃星在
平野朱羅閣皂西山萬壽之勝隱隱皆在几席
萬曆乙亥仲夏望後之夕湖水初平明月如晝

家君命予小子棹舟舉觴邀族父太常君吳子維興攜二三子玩月湖上明日夜太常移艇由潭抵石岡而吳子聞卿實卿偕來振衣登高飲酒樂甚海白星殘乃醉而別又明日各爲詩以賦其事聞卿謂予曰自有湖山未有此樂是詩不可以無傳予其一言於簡端予曰此秦風蒹葭之詩之所爲作也蓋其所謂伊人者名姓本不可考必高視遠舉抗精神於物表而翛然塵垢之外者當昔秦之風俗外則悍鷙於馳驅歇

獫之雄內則頰首於寺人媚子之令急夸詐而尙首功已不待商鞅之教爲然矣其昔高人逸士苦溷濁之難居思奮羽翮以自灑濯於清波浩渺之上而四顧無儔則騁盼蒹葭之遠託興溯洄之從庶幾一遇焉而未必實有伊人之可卽也然自今誦其詞感其志蒹葭泝渚真若有伊人在焉將褰裳以從之而忘其爲寓言矣詩可以興不亦信然歟矧學道君子凝神明遺耳目挹平旦之氣以滌其邪淫穢積之私冥太虛

之精以纛濯於江漢秋陽之潔躬清明而遊物
初廉頑立懦起弊維風雖一咏歌夷猶之頃將
山川爲之凝秀而日月注其精光百世之下際
霄窮壤昭昭乎在人視聽之常久而彌著也奚
必極目於蒹葭之縹緲乎其感人又可知也今
固未能也然幸當明肯無簪組之累姓名混於
鹿豕得自放於溪山泉石之幽漱道德之芳潤
餐蒹葭之零露心境相融奚啻寓言則是詩信
不可以無傳也吾子識之予嘗謂史有不可信

而論貴當情謝大傳在東山若無意于天下及
輔晉視桓溫符堅如搏小兒於掌股之中卒成
大業此其畜量以含世乘物以御情有非人所
易測者而史以折屐譏之繆矣子瞻自謫齊安
清高自居傲睨一世固未免知者之過然渡海
以後所造日遠庶幾所謂齊得喪一死生者高
風大節獨不當比於秦之所謂伊人者耶而世
儒誚之大刻不亦過乎詩中有及二君子者因
併書以傳俟學道君子鑒焉

蒙谿先生文集序

大司馬蒙谿先生張公旣葬之明年令子朝典輯公遺文得奏疏序記碑銘詩歌若干卷授某讀之且命之序予生後何敢序公之文然嘗侍公教矣往予未冠家君以譜序謁公昔作者多名人予心竊慕公文最實足徵先懿而訓後嗣因數求讀公文於朝典氏比長入仕公遠遺以儼名園記新膽衍諸作昔公已致仕文更精實涵濡至如衍中所稱憂乃人之精誠動天地格

鬼神不可一日忘而深誚勾踐特迫於患害非真能憂者義深慮遠讀之使人凜凜孜孜歛浮華而懼終始儼然上帝臨女有幾先之吉焉公文遂矣未幾予屏廢還山始侍公戚里公器度深霽無毫毛機知雜神宇間獨渾然有以自疑家貧惟讀書自老於艸樹湖山野艇烟犁之外不惟平生恩怨盡忘雖一切世俗所謂爲子孫長久計者亦漠乎無槩於中人或以此誚公而不知公之深注精誠託天委命將自待者遠而

非人所易測也間嘗以是請於公公亦憮然以予爲知我然則公豈徒文馬已乎公於書無所不讀晚喜尚書論文取歐陽子與本朝楊文貞公之作故諸文皆簡奧弘深無浮思綺語奏疏尤爲質約多老臣憂國之辭間爲銘刻詩章雖極麗藻然皆颯颯乎美不忘規有觀河洛而思禹功之意蓋信乎有德者之言矣昔蘇子瞻謂晁繹之文精悍確苦言必中當昔之過而歎數十年後天下無復爲斯文者晁繹之文不知

視公何如然文章工而道將散竊有子瞻之慮焉公文其可以不傳乎因拜手而歸之序諸末簡以俟知言君子擇焉

贈汪生序

蓋聞君子之學在空其心心不空未有與道相當者也予慨夫世之君子弗思焉而繆言道也紹興汪生問學而能詩不遠數千里以詩謁予羅原因求一言以別生譚詩者也昔者子夏因論詩而知學今始以詩論昔晦菴先生早年閉

門學陶旬鍛月鍊句擬聲求宜其似矣然猶未
盡彷彿何也先生顧瞻理道之心勝而立言之
志大早也東坡先生晚年海外學陶洗刷浴華
歛抑豪邁亦幾似矣然置之陶集猶非一手何
也先生和擬之心未忘而刻意冲淡之志橫於
中也二先生學問筆力精詣妙思豈在靖節之
下而詩竟未能過之靖節初未嘗有顧瞻理道
刻意冲淡之心二先生多此一念故也彼空而
此不空也空則靈竅虛瑩機出自然不空則意

見橫室靈機思多強合詩之品殊乎此矣是詩
固不可以不空矣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明道
先生釋之曰空中受道則學之貴空豈啻詩而
已哉有志者可以深長思也雖然吾見其難矣
彼詩一技耳視道之大小難易何如也二先生
又千古英賢惠義風節與大山長河爭雄竝盛
視世之蠅蝸蟻蠓曾不足介其一瞬徒以顧瞻
理道刻意冲淡一善念之橫未能卒克遂使咏
歌之間少虧天籟視陶差讓焉矧道本至微而

世之君子又當紛華蕩靡之際積習薰蒸之久
浹肌膚而淪骨髓靈竅所窒與一善念之橫蓋
不可同世語矣自非濯以長江盪以清風銷頑
去穢日沃月鎔盡萬死一生之力其能令曾次
瑩潔光明超躋解脫空其中以受道乎吾未之
聞矣二先生不能空一善念以能其所易吾儕
乃欲以鹵莽之功去薰蒸淪浹之積穢而受其
所難亦多見其不知量哉故惟回而後庶幾謂
其能不遷不貳故也不亦難乎然猶有難者傳

曰心無天遊六鑿相攘是道卽空也未有不悟
空而能空其心者空將安悟哉自一身摩頂放
踵皆形質也自兩間際天蟠地皆物象也自億
萬歲至一息往古來今念念遷流皆實事也君
子歛心俯仰靜觀其間空當於何處求之予不
能詩而嘗苦心於學白沙先生有言三十年來
學鍊空凡身猶在有無中每誦斯言拊心歎息
生其思以起予平生之鄉先進龍溪王先生悟
空者也幸出此致予請焉庶其終顏氏之學

蠶溪吳氏族譜序

太史公作世家皆溯自千有餘年表爲神明之裔而史漢所載列傳亦竝本先世行業與族類之賢且顯者論次焉豈故爲是多辭哉蓋卽繁碩而溯長祥之始本氣類以廣紹衣之傳猶曰是某人之子若孫某人之族子若孫昭舊德以發溪省爲訓戒溪遠矣故予謂史亦譜也譜一家私書凡同祖無不敘載有昭穆而無貴賤有衆寡而無賢愚法與史異然推得姓之始必出

於古先聖賢之遺而世家大族則自今溯於數十世自千百口原於一人或開先遷徙之初或起家流離之次又莫不有積德顯名之君子焉以肇端而振微尊其諱於廟足以動懷德之思述其世於人足以侈旌門之伐故譜雖無不敘載而賢而顯者之爲譜重不待言而見賢而顯者之爲譜重則爲之後者按譜而惕然溪省亦不待教而興蓋非是無以著善慶之餘開紹繼之路其爲訓戒不尤溪遠矣乎故譜亦家史也

蠶溪之吳爲吾鄉著姓按譜得氏於吳泰伯至
宋昌國公少文始由宣城徙臨川北鄉四傳爲
高宗樞使封開國公居厚又三傳爲天民乾道
間天民始來南昌贅蠶溪侯氏遂爲家焉故蠶
溪之吳祖少文而宗天民上下六七百年族衆
千口最稱繁富詩書冠組世有聞人譜經兵火
未備永樂景泰中僉憲公伯輔始聘憲使龔公
鏞序其世系而巡撫襄毅韓公爲題其首嘉靖
初石岡先生惟良以文薦於鄉講陽明王先生

之學家少司寇嘗師事焉念欲續譜未就今我
湖先生惟興與刑部郎中華石君惟成學博豫
南閩卿等實遂其事譜成持來屬予爲序三君
予友而閩卿弟文昌永實卿予女兄夫也序其
敢辭顧予惟諸君之修譜也辨親疎明秩序也
乃自泰伯少文而下兢兢不敢失墜何哉抑豈
非遵史氏之遺意乎蓋予嘗觀世家大族其先
靡不以身微勢劣甕牖繩樞力爲忠信卑忍有
肫肫乎隱君子之槩間出仕本朝宰牧州郡孝

弟廉讓有足義方起家之難比於憂患是以子孫永蒙其福庇焉歷世載盛先澤彌忘或勢便利薄習乘之乃不知所屆雖漢中涓之訓郎中內史之行猶不再世而孝謹衰况其他乎故君子志在敎家咸思稱述先世不獨七月之篇備陳先公風化而樂趙之思二武韋陶之述祖功至今猶足動人况於譜牒祖宗名諱具在爲子若孫按隻身孤履之迹溯誅茅闢壤之艱曰某吾始祖某吾始遷祖今某與某數千百人皆子若孫焉稱其諱因以論其世享其盛因以考其微有不惕然深思勉爲孝弟忠信以永先澤於無窮哉忍登枝而忘本乎吳氏詩禮方隆開國天民遺澤尙遠顧譜訓也予旣論次其先復申譜外之意書而歸之以告吳之子姓尤必有惕然以思者吳之先澤將益遠且大蓋諸君篤行君子也尚以予言爲然

贈楊山人序

予讀石函記見所謂大陽元精者焉恍洋充塞

無乎不在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日月爲日月
在山川爲山川在雷霆雨露爲雷霆雨露在草
木昆蟲爲草木昆蟲在金爲金在石爲石無一
非其氣變靈凝之所著也精之凝而最靈者人
故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鼻爲臭在口爲知味
在手足爲持行在心爲志亦無一非其氣變靈
凝之所著也是精也吾儒謂之性謂之心謂之
明德佛氏謂之覺謂之空老氏謂之玄神仙家
謂之丹又謂之太陽元精云一也然儒學在明

明德於天下不自爲身故其意公二氏謂生死
爲一大事用此出世故其意私公故爲說平私
故爲術秘教之所起則殊矣然亦又有殊者佛
學了生死了生死者本無生死也其說主空而
始悟雖云秘密實欲令人心自證入極意開示
要之空與覺之一言汲汲惟恐人之不悟僊學
在求長生長生者欲得不死所謂我相壽者相
是也其說主氣機而始術雖云傳賢實不欲洩
以自挾其神奇詭名假象如虎龍鉛汞之類不

可方物惟恐人之易知蓋既謂之術亦不得不
秘已故其教視佛氏爲尤私矣古者高明之士
寡嗜欲薄富貴世好不足中之高逝遠舉有慨
然登霞之想及精於其術罔不自覺其小如區
區詫一物之中也則一切掃其詭異而推於虛
空無際之外以自廣已乃反而歸乎中庸雖格
於其法名義不能相入考諸造詣未有不然後
綜覈其綱逃仙必歸於佛逃佛必歸於儒亦其
執然也何者大陽元精無所不在固非可得而

私也萬曆丁丑春泰和楊山人自九華匡廬訪
予羅原山中山人棄家脫身遊者二十餘年有
異傳予間從問叅同石函大旨頗不自秘惜盡
掃一切詭異出沒不可窮詰之名目而歸其趣
於性命之正昔誦太極通書謂深知此道而不
私者惟周邵二程先生也若山人者其乃遂歸
於儒者歟居無何別去請予一言予方愧於爲
儒喜山人之近儒也遂有公私之說焉且告之
曰山人知火乎火之在石也火烈而石寒舉石

視之無有也從而擊之擊左火左出擊右火右出平衡而中擊之則火中出竝擊之則竝出迸馬若星以燔以烹擊罷而藏之依然石之寒且堅也以故爲火在石歟石固寒且堅也以爲不在石歟又擊之而火生其藏無所其出無竅蓋之說也然則守之奈何曰無所事守也莊生有言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壽西原叔六十序

崇高具瞻之所也幹濟名實之歸也從古然矣雖然有考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自王朝至於列國尊庸者衆矣世未有重之者晏嬰叔向公孫僑延陵季子之徒位止大夫與小國之卿耳其所濟不亦可知乎乃儼然當春秋之望孔子稱之後世且願爲之執鞭焉漢魏之間名實之論尤盛朝廷耆舊歸命於二三韋布之微如徐聘君郭有道彥方管邴卓爲朝野所瞻此其故何哉豈非以之數子者履操嚴而志慕遠

乎故志操旣殊雖無顯庸名實歸焉况幹濟其
固有者乎雖位匹夫具瞻在焉况貴爲大夫者
乎是以君子樹身當昔取法往古擇禮而動不
敢蹈履錯之愆擇言而言不敢爲不復之信寧
人不我諧必不少汙以從庸衆人之論寧使天
下惜吾有不盡之用必不少徇以貽纖悔於終
身夫豈苟焉已哉志有所必慕故操有所必嚴
矣族叔西原先生太常公以綜核之姿英果之
氣弱冠舉於鄉三十登朝由進士令長興擢選

部大夫不十年爲卿寺駸駸乎崇階旣陟矣未
幾出爲藩叅投疏歸養抱奇泉壑嗇焉未施又
且二十年然朝廷君子惜焉宗族鄉黨信焉豈
名位致然乎嘉靖乙卯予計偕隨侍北上秉燭
語傳舍中是昔公旣以令最召也爲言吾初作
令慕潁川渤海褒德侯行事今三年蒙恩召矣
愧甚如幸再守官朝署效尺寸如魏公清獻尤
所寤寐其將無萬分一耶難矣無何爲兵部郎
改吏部辛酉臘予三上春官公方秉銓事是昔

大政旁落賄賂盛行公關鑰清嚴凜然莫犯或
曰少紆之公曰等去耳令天下惜我毋令幸我
也是以長興之政清惠以敏民思之至今而銓
法衡平思精而款密數十年間論典銓者亦莫
或過之令公少抑其幹濟何如哉然而非所慕
矣公在朝廷如此及疏養以歸曰吾其修之家
乎杜門簡事退然無城府之跡課子讀書正衣
冠謹祀事過而問焉者有言必信在鄉黨又如
此趣操風致豈不在古人班列耶宜其惜而信

之也今年五月六日公六十之辰鄉之縉紳學
士咸圖以壽予曰然頌禱先德考祥在履公孝
養福履胤祚之盛鄉黨所知也至於履操之嚴
志慕之遠則非予莫能知且予父少司寇與公
同朝竝著清望予昔亦守官祠曹奉教唯謹今
幸復相從溪水之濱切磋講貫澡身正家挽頽
風復之古庶幾古所謂鄉先生者以不愧聘君
之遺皆於公是賴其敢以不文辭遂列公大節
爲壽觴之獻云

學易齋 卷之九
贈僧無宗序

學無歸趣則窮大失居是可無宗乎因地不正則果地皆邪是不可不擇所宗乎或謂工夫不落意地脩證不落階級中邊盡泯人法兩空謂爲無宗似矣然有所謂佛語心品卽以心爲宗又云宗通者皆楞伽確訓豈信無宗云爾耶蓮花寺僧無宗遠來謁予且別因書此詰之試思焉無遽惑於無宗姑慎擇其所宗而後因嚴果正不至窮大而無歸也雖然所謂擇者非外擇也不

在微細觀察反到自覺聖智義趣耳誠到自覺聖智義趣卽脩證亡而能所泯雖謂之無宗亦可然自覺境界非思議所及姑存以俟後證

學易齋集卷之九

學易齋集卷之十

豫章萬廷言著

序

贈郭司訓序

未發之中吾人心地也天地萬物之廣至彝倫
日用之常皆所運量而寂然不見其有物前乎
千萬世至今之一息今之一息至後乎千萬世
皆所貫澈而洞然不隔於絲毫蓋至精至神至
一者也其藏密聞見不能究其精其用微思慮
不能測其量生生之謂仁以仁見之不可也靈

覺之謂知以知見之不可也靜其正也有靜則
泥矣動其用也有動則妄矣此虞廷精一之傳
孔顏默識之訓所以定萬世心學之趨也歟孟
子沒此學日微漢唐諸儒鮮明其義宋周邵二
程先生出始發明之自是數百餘年二三大儒
繼相倡和學者羣然爭師焉然思慮聰明之用
運於中名義論說之煩牽於外精華蝕而慮測
多一切復蔽於已發不能反觀默究得乎天然
自有之中於是自立知見測量天地援傍經義

差排至理相率求於顯且見者而不知有所謂
不聞不睹之真以有爲爲體以用知爲明自謂
開物成務而實陷於的然妄作之私矣間有起
而救之者或懲羹吹虀矯枉大過要未免仁知
動靜之見其中一二君子闇然實修默有契証
反共指爲二氏遂使堯舜孔顏之授受幾於泯
沒有志之士能不愧然憤悱於斯乎萬安華南
郭君爲南昌司訓五年矣行履清苦閨闈之間
有人所甚不堪者恬然以自安趣操嚴潔取舍

之際有人所共以爲無累者介然不以自浼精神收斂恂恂似不能言而反身求道之誠竭慮凝精虛懷篤踐必欲追古人而上之故士志感發上下信從郡之賢士大夫亦樂與講究切磋於北沙湖水之上彬彬乎有風焉余自丁卯識君桑林比來南昌余病臥山中或歲一晤或間歲一晤中間卽不晤質疑長善書問歲中三五至是余受君教久知君用心乃在孔顏周程之間矣頃陞任連江君門下士與同志諸君委辭

以贈君亦走書山中曰不可無一言之助予惟聰明才辨之士見高而志廣見高則自蔽其不可見之精志廣則益迷於反身之近賜失之達參得之睿理固有然矣君資近魯而學宗孔顏未發之中固將有默契者予言何足以助君然君嘗有言性體湛然不受汙染過與不及皆其流行發用非性之罪惟流行發用有過與不及故必學以易惡而至中此精一之功所不容已遂矣顧余謂湛然之與流行本爲一物不受汙

染之與過不及何從分異語雖周密猶於心地
中作二見也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苟有二見猶
未免蔽於已發所謂仁知動靜之見者均之測
量而已易稱洗心退藏神明齋戒則不見之中
獨見曉焉不聞之中獨聞和焉戰戰兢兢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孰爲性體孰爲流行卽不受汗
染猶爲剩語寧容二見乎此之謂精一某不敏
非曰能之願與君浚心請事焉敬書以贈

楚遊漫稿序

予觀後世詩人所稱述宦遊榮遇之士則侈其
車馬旌纛名物之盛以自恣于雄奇偉麗之觀
詞藻所蒙草木鳥獸皆若贊其聲容而山川爲
之生色讀之英爽浮動如登霞遇勝忻然以自
喜至其羈臣棄婦枯槁山林之士志鬱于勢所
必違氣銷於事之不偶思危而慮憤則咏歌悲
歎于風晨月夕露雨雲烟山巔水涯之外讀之
令人憮然喪其所適如躬幽寰窮境悲不能以
自存竊私心計之詩以平情使人悲喜若此無

乃重累其情與然猶意作者之情固異亦或名山嘉蒨凍雨寒雲境之接於外者果有導欲而增悲也比稍知學道自養深求三百篇遺旨則崧高江漢梁山卷阿之勝菁莪棫樸鳧鷖魚鳥之華非不偉麗而當昔作者熙熙乎大而婉廣而不宣憂盛危明猶可想見矧侈然自肆乎此聖德形容大和至治所浹洽固非後世可及如雞鳴風雨之思巷伯桑柔之刺模寫情物極乎愴悽彼其境不亦可知哉然好色不淫怨誹不

亂三復有遺味焉至衡門考槃之幽流泉淇水之逝則又因以忘憂而自洩其湮鬱善懷之意者蓋不惟境不足移而反若釋躁消邪爲其和平之助使其人皆榮遇今所述作豈不比於憂盛危明大雅之儔匹乎由是觀之後世詩人所累蓋在情而不在境矣情濃境濃情淡境淡濃則自累淡則和物邪正理欲之分而臧否治亂所由係也情可不慎與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風人之旨深矣大叅懷莘盧公以詩名家舊嘗

刻其楚遊諸作題曰漫橐比來吾省出以示予
予念夫楚之山川風氣不載列國之風中聲無
可考據獨湘羅之怨極於悲雲夢之賦傷乎侈
幽憂曠絕之境見于模寫之工者真足動騷人
墨士所賞歎而咨嗟意公未盡掃也乃公一切
不蹈其餘習有登高之賦樂而不忘乎恭有側
身之嗟思而不比於怨而衡嶽太和諸詠尤超
然悲喜浮埃之外不知身世之在何境也非所
謂情淡則境淡者乎蓋公敷歷清勤脫身宦邸

有寒士所難而翛然樂之則所養其情者素矣
以故語不經思多神造焉日臻淡泊和平之趣
而不自知也余讀之喜其平吾情也用述之簡
端使知言者采焉亦庶乎風人之遺旨云

求正集略序

韓退之稱子厚窮不極文不必傳使子厚富貴
為將相其失得必有辨者永叔亦云詩必窮而
後工世謂知言者言所志傳者傳其道
也士君子所難者志志之所難者道誠志道矣

則辭有所必脩脩則工工則傳矣死生貴賤誰能易之且窮人所工窮者之辭道之細耳故有在者不在若君子所志則天命人心之正聖賢經世之謨仁義禮樂忠信孝弟之大道自身及家國天下自富貴貧賤至夷狄患難自瞬息至千古一也道在志無不存志存言無不得墜之九淵之下不益其深抗之雲霄之上不益其高故閭閻畝畝之稱述卽金匱石室清廟明堂之紀載金匱石室清廟明堂之紀載亦何間於閭

閭畝畝者所稱述哉何者博大精微之理撰於吾所得言者旣無二致精研沈繹之思本爲吾所能言者自無異趣故文之工拙在志志在道而窮達非所論矣惟是達則矢謨揚烈極帝王之淵懿美盛開經緯之章文多弘顯窮則畏天悲人發情止義陳古是以裁今闡微言以正學文多深婉體或異致然大旨不得殊也故其傳一也典謨雅頌豈窮者之詞易雖以憂患作非必待憂患而工藉令孔孟爲將相如伊周彖翼

學易齋 卷之十
之奧筆削之嚴性善之旨豈遽泯沒無傳哉左
丘明不窮必傳春秋司馬遷不下蠶室必作史
記志素定故也惟是山海之遐烟雲之變鳥獸
草木之詭譎必待山林之士然後能窮本極命
發精眇之思非榮遇者所暇及然所謂窮者之
辭道之細耳無甚關於理性安人之大致亦何
貴於其傳則文之不待窮而後工且傳必矣區
區較失得於富貴將相之間不亦繆乎家君同
年友南安雙峰劉公少志學喜文詞弱冠舉進

士爲刑部郎微誤左授當事者別有怒因并斥
公四十年不復起而公志益堅講學勵行工古
文辭久乃得詩文若干首題曰求正集略萬曆
戊寅冬持謁家君溪東草堂予始獲侍公歲旣
二暮風雪滿廬深夜清談宛馬佳致未嘗幾微
見厄窮之憫焉明日以序委予而別予尋憂病
未暇二年始讀焉其談理正其敘事平中無玄
詭之僻外不敢爲繆悠之辭雖間詠禽魚豈多
感慨大都不詭於仁義婉而能正一切窮者之

辭不與焉公志可知矣或者謂人窮則憤憤則
思苦而文工此理有必然者然君子志慕前脩
耻躬不逮則無肯不憤夫豈在窮待窮而後憤
其志不足稱也已于是序次其意以傳使讀者
有以亮公之志焉公師事東廓鄒先生嚴守師
說志且未量文辭將益工茲其崖略云

壽錢翁六十序

本朝以文取士卽以文命師由予所聞師江右
者多矣惟弘正以前爲尤盛自督學至博士員

皆以邃學弘度表示多士體統踈濶上下相成
其所撫摩訓育一切本經術窮理要歛精神而
復之古具有本末是以當昔之士服義精思邃
文正行不惟師其官實師其人數十年後遺風
所被私淑門墻者猶曰吾師吾師云其盛可想
矣 今上卽位加意是官竝極遴選於是會稽
錢君仲美以進士爲南昌郡博朞月之間士翕
然尊之曰錢先生吾師也風會變流博士與督
學異勢弟子員漫爲故事久矣其得士尤難而

錢君若是豈徒師其官也乎予嘗訪君黌舍君
聲容淡然自脫紛華之外已讀其文精嚴秀麗
思深而氣奇如芳蘭幽谷清廟雅歌聲色中人
始非世所常視聽者今文淺陋已甚非君孰能
振之宜乎有志者之形趨而響應也頃君門下
士某等走幣山中謂予曰吾師之賢有自有古
亭翁爲父有孫太夫人爲母方先生未遇艱難
治具恣遊燕越間從當世名公以成其學及舉
進士又命之遠勢利安儒素翛然取是官以來

吾儕得師翁與太夫人力也今年三月竝壽六
十幸一言以獻予惟道莫難乎爲師名莫難於
顯親有是哉翁與太夫人之慈訓之文而命以
師錢君之孝顯其名以及乎親其自壽與壽親
各有道矣又何以空言爲然予聞之聲之洪不
如清清不如希色之濃不如淡淡不如鄰虛希
與鄰虛非無也得所超然不盡於聲色而妙乎
聲色者也是爲文之至精非素脫於紛華之外
者弗及所謂歛精神復之古經術理要之謂也

史遷之雄峻其事核也莊生之詭恣其性真也
文未有無本而能空奇者也况經術乎予讀錢
君之文蓋幾之乎論此矣茲其顯親之道歟南
昌當江右會省列郡所宗錢君用是爲教師有
以導乎士士有以法乎師行循恬惓以爲質文
根理要以爲奇使二三子異昔稱於列郡於天
下曰錢先生吾師也不惟顯於一省而且有聞
於後世尊其師因以考其自翁與太夫人不益
榮譽矣乎斯其爲壽也遠矣蓋昔人稱漢李邵

有隱德而報在其子固乃翁與太夫人之德之
教所自壽者固未可涯涘云

學庸述序

堯舜禹以天下授受豈不誠大事哉而告戒之
辭曰道心惟微云耳矣天地鬼神之功經綸叅
贊之業武周之達孝孔子之憲章洋洋乎發育
峻極可謂顯矣而中庸斷之一言曰夫微之顯
若是乎微之足貴也是果何道哉晦菴先生之
釋道心也曰微者著謂其由微而著云爾信然

則何語至德者必歸之穆穆之聖而形容不顯者必聲臭俱泯推於無物之盡而後爲至哉夫固謂其亘古今而常微也蓋微者顯之體也睹聞矣必有不睹聞者主之而後耳目之用不匱喜怒哀樂矣必有未發者宰之而後好惡之理不窮故定靜者慮得之樞也淵泉者經綸之本也苟念慮未淨卽屬人心聲色未泯卽爲的然危且亡之足懼矣又何以治天下國家炳先幾而成大業者哉故古之君子嚴指視於不見不

聞之際存敬信於未言未動之先兢兢乎上帝臨女保此微而已矣是以聰明歛而大智之用全內省深而神化之理備以贊天地以質鬼神以同民心而出治道章章乎無爲而成也亦何其盛哉古之聖賢所以相與授守誠懼其危以的馬而不敢須臾離也信乎微之足貴也雖然微與顯無間者也惟無間也世之君子耳目常蔽於所見而不能反觀於所不可見是以微之難知也彊陽流注躁露而難聞然末世教衰近

名而少實勝又是以微之難入也愚讀學庸之書嘗三反復焉而爲之廢卷莫可勝慨矣有志斯道者忍復揚之也哉同邑合溪先生萬公作大學述古中庸述微各一卷書成命予序之予病未有應也公沒冢嗣正儀復申治命念愚不敏何敢與於斯然觀公所以命名於予心蓋憮然矣於是道予所聞於古者序而復焉或曰微何可以言述也矧詳言之歟曰公之學邃矣非徒言也且公自言之矣公臨終索筆云堯舜性

之也性卽是學學主知雖顏曾高第孔子猶靳靳不許以見知學豈易言哉吾欲於此指一語難矣書終而氣絕嗚呼一語猶難矧欲詳言之乎則是書也固所以述入微之蹊徑也夫

贈魏舜卿序

易困之九二有之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解者曰坎北方之卦也朱紱南方之物也九二剛中謙誠心無私恃處困以斯能招致異方矣予曰占其然哉困剛方掩也掩之者何所不

學易齋 卷之十 十三 荒
至三歲不覲猶恨恨未已卽物同方離逝矣胡
異方耶且積何誠而招致之易固誘言使疊疊
善道困且弗解云耳其信然哉隆慶初 朝廷
多故相君有恃舊恩睚眦傾動覲專柄者一二
臺省論劾不能得肯予友舜卿魏君給事省中
露章極詆某欺主妒賢不可用諸臺省繼焉此
相君始罷去未幾復召果柄用遂以閣臣攝太
宰典故希有也昔君先以太僕少卿得告歸籍
初 世廟之末朝論頗正海內有志士得宴坐

論學爲會京師比後君與同舍開口論天下事
大臣多不便黨謗微起至君詆相君謗益甚斥
逐頗益多此相君雖歸大臣中有策其必復者
一切爲先除所忌陰結之甚且上章列黨名乞
禁示中外於是同志士十不存二三惟臺省未
敢肆斥至此相君攝銓君等遂皆不免矣 國
家待士大夫網密例嚴莫如中外兩察大臣借
傾所忌亦莫巧於兩察何者槁枯燼滅異昔卽
欲噓之莫可也以故前斥以陰結者皆用此法

而相君斥君非察期則爲閏以斥非所謂恨恨未已者耶予觀古考道治文操履論著之士多出太平隆盛之昔蓋造化所生長德澤所涵濡不百年不就故菁莪棫樸詩人歌馬三德用又箕子重馬卽有彊弗友燮友豈不可訓誨以克而務斤斧之牛羊之惟恐萌蘖復生何耶抑少過矣君旣歸講學於堯峰玉臺之間將終身株困矣遭 聖明更治羅求冤抑沈伏舊臣臺省更言向所斥臣皆大臣假察仇復非 朝廷意

因薦君等十數人宜破例用於是君以南京大理寺寺丞召門人某謂予曰諸生誠資兩先生兩先生自相資也今魏先生行能無一言以贈予曰占信矣誠之不可掩如此哉然彼所稱利用享祀者又安積哉豈固爲招來異方者耶予蓋深味其旨云井九五有之井冽寒泉食凡卦反對爲用井之五卽困之二皆坎也泉不寒不食井不冽不寒冽不困不深反對意也坎心體也外引則躁中瑩則寒寒者淨潔淵凝之極致

天地之至精羣生所必資也寒則甘矣君子誠
蠖屈龍蟄歛浮汰滓心源旣瑩淵潤斯溥天下
將渴奔而赴甘寧有不歸往者乎朱紱所固有
矣胡能掩之蓋謙誠之至神且歆焉而况人乎
故招異方在坎坎潔在困積誠者積此誠也則
方其困也安知有朱紱哉而招之耶知有弗寒
矣君嘗語予學在洗心在主敬則所自潔於困
不亦可知乎宜占之信也矣雖然潔道微矣無
論其他卽功業氣節微有動念猶爲執中竝乖

寒泉之義誰其食之古之君子所以雖遇王明
猶致潔焉兢兢而意嘗困君行矣或論思在中
或宣力在外惟上所使令然往汲者日益多君
其無忘茲困哉將勿幕之功益遠矣諸生進曰
是弟子所未知而兩先生所深相資者也願書
以贈

論語外編序

予友李君孟敬讀論語有得也因廣其旨哀夫
子言行散見于禮記家語孔叢子左傳莊荀史

記世家所載者依義判類萃爲一書題曰論語
外編侍御韓公讀之謂崇聖言廣教意按職也
屬郡侯胥公刻之以惠有志聖人之學者李君
謂予曰子其序之予念束髮授論語五十無聞
何足與於斯然嘗謂論語一書與他書泛論事
理者不同蓋夫子因門弟子之問乘憤量品隨
語透機一二言間令當人舍遠驚而反之近去
浮僞而着之誠以自識其心行耳中間有悟者
未悟者語下所領淺深各殊而夫子造化人才

之深意未嘗不在斯焉故曰吾無隱乎爾此豈
更煩辭句哉後儒一一於文義推測消息之雖
辭牽理貫固無不可而學人憤悱之精誠夫子
當機之妙用索然渙散無味矣蓋昔者夫子懼
子張務外不求忠信篤敬於自心也乃鞭已以
示曰立則見其叅於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夫
前衡何物叅倚者誰且言行未交孰爲忠敬而
曰見之哉蓋忠敬在心不在言行現前見地心
精洞然隨此身所到一顧諟間無內外彼此神

理具彰或立或輿爲物不貳矣言多則理晦夫子盡掃支離欲師也近取諸身道存目擊則一言且贅矧註釋於其間乎明道先生深明其旨祇云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莊敬持養之示行而已不訓一辭而朱先生註之曰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常若有見語雖理貫顧如以水釋乳漓散矣且念見稍分漸增解病不若令人直味聖言証自參倚爲覲體醒心足開悟境也故論語者悟書也開行不開解所謂予欲無言者也

然則胡外編歟曰昔人有言如海一滴具味百川讀論語者卽忠信一言可矣矧外編乎抑善味者猶恐有遺雋焉於是兼味百川知其果不出於海之一滴也而後爲尤信也此外編所以輯也矧是編雖雜出百家多夫子微言至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教治化政刑古今人事與天地陰陽鬼神幽蹟咸在焉比類具陳在讀者善擇而詳味之反諸心以踐諸躬則忠敬之理隨分昭然莫非

參倚不皆開行之資乎蓋百川之正味猶海矣夫知百川之正味猶海也而後益信海之妙於一滴此外篇所以有功於論語也是反約之旨也苟徒博而已則誦言忘味將渙且漓益甚豈李君意哉李君克承家學爲御史丰采有進退大節嘗取忠信篤敬二語刺之大帶心味而躬踐焉故是編也博而精綜而有辨如此云

壽鄧太夫人八十序

萬曆十有五年五月初吉鄧太夫人壽八十郡

之同志友博士弟子員與太史門下士走使山中謁予文爲獻予家大人少司寇旣嘗知令先太史中洲先生矣予小子隆慶丁卯夏謁太常魏先生錦江之上命之曰予鄉鄧氏世孝友讀書能文章今子姓稱其世益恭其必有達者予識之是秋太夫人仲君今太史汝德舉於鄉甲子長君汝欽捷馬而季君汝顯才益奮萬曆辛未汝德遂以文冠南宮及第天下稱文章德義家者必歸焉可謂盛矣丁丑夏予始邂逅汝德

學易齋 卷之廿 七
於今衷中丞湖上之廬入門未相問也然目相
逆予心知必鄧太史汝德亦心知必予褚河南
孟江夏無足多焉豈其形神夙乎鑒存識先者
乎自是汝德在告久昔相從西山南浦之間得
登堂拜長君季君爲通家於是又聞太夫人行
事蓋雖先太史中洲先生之教而太夫人內志
相助深矣昔孟氏有言若曾子可謂養志事親
若曾子可也夫志在親而養在子雖天壤民秉
然志養之兩相值亦鮮矣且養志者必以志養

志不自定誰爲養志故觀子志則養可知觀子
得行其志養則親志可知予觀太史昆季所爲
養而太夫人之志有出於古稱賢母之所難蓋
兩相值者也志存則教存矣今夫饕餮富貴出
分義所不當得彼少知訓者必不忍其汙子之
身惟是處得爲之勢享必致之榮訓儉勤以遠
賤貧或素處下勢前却不可期而安焉勉子於
善養古有行之世旣已稱之矣乃若違甚便之
勢却必致之享退焉荆韋圭華若素處然則雖

君子猶難焉至於味真腴於無味雖味有必永
孰甘茹苦之初爲厥功於無爲雖功有必讐孰
耐闇淡之域卽稱豪傑任道猶未能斂心下氣
濡忍其聲色之的以獨先於此焉蓋效遠趣深
難待難信故也汝德及第爲從官十有七年矣
登顯庸列鼎養皆分義所自有而左次林壑脩
然寒士之居文綺不列衣旒牲膾不備樽俎昆
季雍容日所跪進堂上僅滄菽水而太夫人訢
訢樂焉若將終身長君篤學砥行襟袷清嚴闇

然綱尚予蓋心敬焉乃予與汝德尤習汝德神
宇淵朗刮去支離健美志將滄髓性真洗心藏
密以中和鞫爐陶鑄倫品於世所向文章勳業
未嘗浮焉慕之良苦且淡矣蓋志養之趣深遠
矣而太夫人獨深信焉曰是先太史意故予不
謂汝德難而謂太夫人難也使少幾微謂是迂
則予尙能習於汝德左右提挈遡青冥而撫寥
廓瞬跬九萬搏鴻冥鵬徙於顧盼掌股哉予固
於汝德昆季志養之行而窺太夫人之志之教

之未可涯涘也志壽之源也養壽之資也予又於志養之兩相值而知太夫人之壽之益未可涯涘也昔曾子之養酒食必請所與老子稱既已與人已愈有中和陶鑄道之趣效固然汝德負公輔之望久天子且需密勿臣公太夫人之志以與天下在闔闢張弛間順所自至長君今爲學博功業方起季君及諸孫又烝烝進焉向所稱甚便必致者將益盛卽欲違却不可所謂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揚名於後世以終善養

之功者太夫人身親備焉詩不云乎萬有千歲今固引其端矣蓋太夫人王大父憲長龔公以清節篤行爲昔名臣王父父世有績學清淑鬱積獨鍾其全故德福之備如是云敢以是復諸君之謁使拜手以獻

南昌縣賦考序

南昌民田凡五等曰上曰中曰下上下中下下而賦因之是田與科值也定制也乃有高不及下上而似之低不及下下而差勝者名曰中高

中高甚類下中而沙瘠被水實與下下等不幸
在水鄉稍臨深爲高又時與下下田相錯出於
林麓村落間竟廣不及一望又窮鄉遠城郭計
初履畝者不能徧及徒測形似而比之下上之
科益劣其實不甚劣其名也然而實不勝也則
折之或畝有半或半以上以就下上之畝科謂
之折田如考中所稱六十三四五六等都之變
例是也是田與賦不相值也然所以得折者抑
以瘠田稍濶或乃漸墾經野先臣姑哀括而劑

量之非制也然自宣順以來未之有改矣萬曆
庚辰 詔天下大丈田蓋恐欺詭弊滋使清額
抵虛非更制也而一嘗有司奉行稍過創小弓
增田額易賦法數更 祖宗之舊南昌官民田
舊百萬有奇遂增至百三十餘萬夫田腴必狹
故上中二等與下上田不得增卽弓小亦不得
多增所最增者惟下下與中高耳蓋旣瘠濶又
漸墾又以折作額故也然此二種田原少不過
九萬有奇今所增三十餘萬卽有新陞與他所

增大約此九萬中不下增十萬又此九萬應折
不過二三萬卽以折作額不過增萬有奇其餘
卽瘠澗或稍墾亦安得遽十萬增哉田增賦亦
增毋九萬而子十萬是賦亦不啻倍增也增此
則減彼腴田減科而瘠田增科額田不十萬頓
增十萬此事理最易曉而當昔竟行之何耶無
亦期會急而聽受少耶同池之水此盪彼搖諸
所瘠腴增損弊又可勝言哉是田與賦之不相
值不特折田已也又明年壬午大水民棄產逋

賦紛紛告矣而此倍增之鄉沿城北近湖數百
里尤蕭然有不樂生之願矣幸 天恩曠蕩

詔許復舊中丞曹公來撫吾土數十萬人擁車
泣訴號呼震動公惻然施行委吉安司理茅君
董其事而商丘楊侯自峽江以才能調至未幾
中丞馬公實臨之於是田復舊額覈新陞稅五
租例征別定折畝如考中所載云楊侯旣勒之
碑復刻此考將戶曉焉可謂勤矣又明年丙戌
大水漂沒廬舍老弱纍纍亘數百里田廢不事

惟我二三大夫極意軫念奏蠲請帑賑饑築圩
冠蓋相望猶皇皇百不給一丁亥復大水於是
父老歎曰使如新丈不復舊又將奈何吾儕雖
欲餓守此土得乎此考誠不可忘於是再刻焉
畀予序之夫羣公佑庇我民使田賦五等復相
值以稱 詔所軫卹至意惠亦弘矣然予惟折
田非制矣禹貢厥田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則豈
必五哉請賦折田從下下而錯下中著令可也
斯名實之論也且官民田等而租例征猶爲通

變之未盡矣故予詳道本末如此使吾民稽首
天恩且不忘羣公與楊侯之德而又致望於後
之君子焉至於田賦數目具載考中不復贅云

學易齋集卷之十

學易齋集卷之十一

豫章萬廷言著

記

澄心堂記

汀郡城之南有谿谿之南有巖曰朝斗汀四塞皆山山之在右者自北折而東漸南爲碧雲洞洞多怪石鎔落如亂雲世傳海蟾故煉藥處也再南二里許則爲朝斗巖其在左者自西折而南遶出朝斗巖後谿水各竝山南流會巖下巖當山谿交會處北向與郡城對疑峻秀蓄與衆

山異巖之麓有澗泉自巖際瀉入澗中跨澗爲
橋迤邐尋逕以上可里許皆絕壑峻壁靚林老
樹卽亭午日麗其幽光邃碧泠然沁人如欲雨
狀稍上有獨石當逕口由石轉而右爲朝斗舊
觀觀前北臨谿上爲馭風亭又由石逕而上爲
新宮宮庭中有泉自石竇仰出日夕有聲前太
守徐公引巖泉入地中竅而上之卽前所謂自
巖際瀉入澗中者也又由新宮而上有亭由亭
而上有菴菴今僧大虛所建當巖最高處幽覽

旁睨搏日月而臨風雨凡谿山城郭諸勝皆在
履舄之下矣予以臯謫汀州逾月樂其民淳訟
簡嘗與客遊茲巖而憇於菴中端坐瞑目盡日
乃去蓋有以見此心之體清虛瑩澈與天無際
雖山川之偉麗艸木之蔥鬱雲烟魚鳥之變化
與高人羽士之蹟足以動清慕而聳遐觀者吾
雖樂之猶若相遭而得淡泊焉固無與于予中
也况世之翦翦紛紛增煩冤而積穢濁者乎恍
若澄而去之矣因名曰澄心堂而客有問於予

曰心果有待而澄乎予曰難言哉以爲無待也
奚樂於茲菴以爲有待也吾心又何物澄之且
不可得又將有待以澄之乎知道者默而識之
可矣

太守徐公去思碑記

昔孔子有言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傳
亦曰我好靜而民自正其信然乎予嘗觀通都
華邑鉅人長吏之爲治布條教嚴期會日操斯
民而撫摩之欲以樹功施而遠譽望然當其昔

民視之藐焉去之日而不思彼非不勞且施民
應之猶若此顧清靜豈足正民哉其於直道何
如也及予謫官汀州過家予友王子植訪予章
水之上爲言民之風俗係山川政之難易係風
俗因道君兵備漳南昔欲一切鎮以無事然汀
易而漳難以漳華而汀質也故三年之間惟汀
民最相信而君亦語津津有懷汀之意云比予
至汀見其山川郡邑龐固簡僻民居皆老屋數
椽視聽純朴市無異貨鄉士大夫相見揖讓堂

階之上再肅而去無冗語矜氣帖然可愛敬也
王君簡靜人也予信王君而又見汀之山川風
俗有如此於是信經傳之云有徵矣未幾予署
府事於是請於郡之縉紳先生父老子弟考前
修以自贊其所不逮則咸謂予曰吾儕有所思
久矣三十年前有通州馬公十年之前有長興
徐公汀固多良大夫然使君有意於吾汀繫惟
二公是休予敬諾退而考馬馬公之政遠矣法
令簡約不爲崖岸痛與民休息終日坐堂上清

歌讀書召士子讐教課業淡然耳榜於堂曰乾
坤何事非吾事堯舜之民卽此民其氣象端簡
靜重可想見矣徐公者善繼馬公之政者也其
近民平易其聽訟簡默其行已潔其刑罰省而
民氣日以紓緩其簿書精而不苛當是昔閩廣
寇初發徐公中嚴外辦設方略擒其囚渠而民
不擾暮年汀以無事乃公亦以艱去久而民益
思之而士大夫長老又皆皆談王君兵備昔事
不置是非所謂好靜自正三代直道而行者耶

其果政之難易繫風俗耶雖然有難易耳而謂
通都華邑其民不可與斯治也其果然歟吾恐
彼爲吏者之好勞而不皆以二公之治治之也
頃之父老子弟進而告予曰民之思二公日甚
馬公幸有碑且祀之矣徐公猶闕然吾民未慊
也使君其幸畱意予曰然予惟徐公與王君同
昔在汀繼馬公之政而令民不忘贊王君之意
而使民益信王君者皆徐公也碑其可已乎况
徐公敷歷中外位望日起甚則何事於碑乃所

以彰吾民之直道而民之所好好之亦予有司
事也遂書而使刻之俾後來者有覽觀焉且思
所以善繼徐公也徐公名某長興人今爲某官
而王君名某安福人今太僕少卿其功業皆未
艾云

淡然所記

予有得於淡者二一曰淡於味二曰淡於慮蓋
予嘗病羸瘠而鮮滋味或以爲是肉食可愈也
予從之旬日氣壅而神益憊其苦有過於羸瘠

者乃反而安吾素久之形雖瘠而神實愉此所謂淡於味者也自予入仕來見世之君子思有爲於當世者兢兢如嗜飲食焉然毀譽得失熏乎外知變憂喜雜於中煩心焦骨無一日之息予私心苦之雖不苦顧病未能也則嘗挹清芬以自灑濯如內熱而飲水冷然得其輕安之爲快用是雖不偶於世無悔也此所謂淡於慮者也是二者予初非能知其近道而然也以爲病誠宜爾耳然而於道實庶幾焉蓋虛融淡泊者

道德之質天地之至精古之至人所以自養而休焉者也有味焉斯和矣有慮焉斯殺矣味與慮病之所由生而道之所由遠也故養德與養身一也誠養吾病而道斯庶幾矣予所以益味吾淡而不敢厭雖不見是而終無悔也此予之得於淡者然也予來汀之逾月張子汝學來從予遊汝學之館在郡南可里許予間與客至其中恬然默坐盡日而後返汝學端靜有法度似有味乎予之淡者因題其堂曰淡然所而告之

如此所謂客者司馬半川康君與汝學之姪子周廖生鼎吳生機李生濂希牧三五君子也予行矣異日者諸君之聚是堂也其必有味予言而不厭者乎

四可堂記

康節先生之詩有曰可勉者行可信者言可委者命可託者天予嘗誦而樂之矣既以自反則深有愧乎其言蓋予少不知學長而慕焉質於師玩於易體認於靜坐博於論孟諸書恍然窺

見吾心與天地萬物一致之處於是思凝聚精神斂浮融滯齊其不一者復其所謂一者以淑吾身而御萬物庶幾古之學道君子焉是予之言行將取衷於此也然比以自驗氣未斂而浮機未融而滯施於四體達於云爲躁妄矯厲之意多而靜重和平之趣少所謂一者若存若亡於心目之間而無參前倚衡之實力是予之不勉於行也然且未嘗後言焉是又予之不信於言也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古之委命而託天者如此予本無所可知而顯然怨尤於不知我者固有所不敢矣然設有知我者未嘗不自勸焉夫旣勸于知我則必怨尤于不知我雖未發其根固自在也是知與不知猶槩乎予中也况能夭壽之不貳乎此又予之不能委命而託天也夫所謂可者以爲他皆無所可爲所可者獨此四者耳予皆未能焉是予之生無一可者矣生而無一可其猶足

以爲人乎此予所以有愧於先生之言也往予謫汀州欲以是名堂會移廣平而止今年秋來廣平幸其地僻事簡可以修予業也遂題其燕居之堂曰四可以志予愧嗚呼所謂一者蓋甚微矣非夭壽不貳默然致力於言行下學而上達焉未易究斯義也以予之浮妄固不知何肯而可以釋予愧也予因記之壁間使後之君子覽焉誦先生之詩而興起於斯文則庶乎有以亮予之所愧也夫

記猫

予家猫生二子而自乳又因家人所畜異猫子無乳因併乳之若已子焉昔予方解官歸家人以爲異而告予予惟物與人咸稟和理爲性同類而相養其常也何異焉顧念人物之主物之和必自人召之予束髮讀書三十而問學稍知性無人已之異患自分別爲私耳苟自勝其私恕施而容衆各順其性之和雖蠻貊可令交相愛也况中國乎比入仕欲以此自效遭遇多艱

無感應施爲之實乃罪廢以歸是予之不得其常也由予不得其常而茲猫適出於予家無召而致然所以爲異與雖然予家自予所知幾二百年無大顯人獨恇恇相養息耳亦未嘗有爭鬪之訟世稱爲仁里邇自家大人爲少司寇一二叔父以文學行誼顯於朝予小子亦登第遂號通顯以予不肖旣無能推明世德以光濟斯美幸歸從父師之訓勝私以致和著存於心而篤踐於躬雍雍肅肅旣翕旣具庶幾古人自

邇自卑之意以昭承予家二百年之遺麻進雖不能達於天下退猶可修之家蓋予今而後始得其常也茲猫兆之矣敢敬識之庶他日無忘茲兆倘世之君子或有感於斯猫克其私善反其性則太和之氣將漸徧於宇宙間未可知也又豈予一人一家之兆乎嗚呼是亦天下之常也

師覺堂記

目之視耳之聽手足之持行心之思慮未有能

一日廢其用者也用必有所以然衆人不知其所以然故梏於形而用小聖人明其所以然故凝於神而用大然則人可不求明其所以然耶明必有學學必有師師非徒效諸人也所以然者天命也聖人與衆人一也命之精靈聚於心動於自然而惺於介然者之謂覺覺也者所以用耳目手足思慮之靈機也蓋天所以牖吾民也善學者師其在此乎雖然覺之機微矣可神解不可形求也果孰從而師之人之言夢與覺

對方其寐也耳目無所聞見手足斂而思慮冥若無用者以未覺故也一覺而諸用顯矣傳曰心不在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是不特夢雖寤昔猶有迷于用者亦未覺故也一覺而諸用當矣是耳目手足思慮待覺乃當于用覺雖無形而其機常見於寐寤與此心存亡出入之間所謂動於自然而惺於介然者也細自觀察而覺可識知覺則知師常覺而聖幾矣市汭桑林寺僧明鏐與其徒真奎募金構材爲堂於佛殿之右居吾黨之來學者旣成請名於予予名之曰師覺而爲之記如此俾刻焉以示來學者庶其有所自覺也夫

市汭東嶽行祠記

古者論善惡禍福之際必歸於天與鬼神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福善禍淫其言不一而足其故何哉蓋人情易忽於善惡而恐懼於禍福善惡者禍福之原也推其所懼本於天與鬼神曉然類應使民必爲善必不敢

易卷之十一
為惡而已矣嚴於冥冥之中而非以為有所私與也驗於昭昭之錫而非以為有所私受也推所可懼於測量之外而警所易忽於感格之微故其責常在人而不在神是以神人交修而福澤降至於後世民心日濫濁亂五常之精類應之道爽而民疑以為福有所從與不必為善而可以私謁也禍有所從受不必不為惡而可以私避也禍福之原一歸於鬼神而不知自反諂佞橫生邪氣日積夔跂燐炫假託依憑祝詛祈

禳遍滿天下趨於其所懼而蔽乎其所忽神人交亂天地日月山川嶽瀆之靈所以鼓風霆而澤雨露薰蒿悽愴與此心忠信神明相為感應者反闇然鬱而不暢微而不章以是而求旱澇札瘥之不作阜民生而介祺壽也不可得矣嘉靖中予為祠官考案祀典有意乎反古正名以端民趨會改官而止嗟夫是豈古人神道設教之本意乎市汙鎮舊有東嶽行祠不知其所創始廟貌清肅冕而垂旒儼然帝者之尊萬曆癸

酉居民某某等又閣於廟後肖僊妃其中而外
爲石坊以逆江勢棗牲華篆歲事益修因求予
文爲記予按東嶽泰山也虞舜首祀秦漢更用
封禪至宋遂有天齊仁聖大帝與僊妃元君之
號 國朝悉去焉止稱泰山之神是今之崇徽
皆所不當有而王孫媚竈傳稱獲臯於天季氏
旅於泰山以爲不知禮則尤非民所得祀者况
行祠乎神之正直尊崇未必歆於此矣然予謂
天地之大德曰生東方生物之府嶽神主之其

德盛矣夫神以生道福民靈應異於羣嶽而非
私福民以生道報神嚴事異於羣祠而非私報
神之接於民也仁民之交於神也義雖法與地
所不得祀而神人相與之意則公矣自是鎮民
日虔而神無不在牖吾民以生養之正年穀順
成災害不作報所可懼而警所易忽爲臣而忠
爲子而孝與國人交而信使民曉然知徼福之
必本於爲善也亦庶乎忠信神明之相感應者
乎因敬爲之記而繫迎神送神之章以道民志

神之來兮海岱山輦金鳥兮飛霞佩西山南浦兮
雲蓋顧我民兮不嚴以愛右迎神神之逝兮海東
曳袞衣兮駕虬龍劔江錦水兮飄風何以遺我
兮民和歲豐右送神

遊鶴僊峰記

鶴僊峰在豫章城東南百里環豫章地盡平行
惟東南百里外當脈勢來處拔起多峰巒而鶴
僊獨以勝甲諸峰上以其肖鶴也故名或曰嘗
有鶴旋空而集故名左司馬兩溪萬公遊焉買

居民而有之今年九月公與家君約峰甚勝請
期九日效古登高之義幸西原太常魏敬吾太
僕思默學憲偕來吾將遣鶴以逆家君曰諾適
有主精兵對支搖動鞭法者百姓譁然大擾公
曰斗給三大差止害上戶若精兵對支動數千
人譟呼鄉里徧及中下戶且兵嘗裕給何事對
支因畱省謁告諸所司改前約法得無動十月
復報曰百姓視鞭法為利病吾輩視百姓為憂
樂今法幸無恙請以是月十有二日會峰下至

期家君戒肩輿赴約微疾不果行報謝廷言先
期一日由天王渡上維雷嶺抵白狐嶺宿蓋遡
脈勢來處也狐峰自西望尖峻筆立北望則伏
起振鬣如天馬云路盤紆上上平可畝許有馬
大師菴竹樹參錯石間夜雲氣沁人二僧苦行
傳返聞法相對差勝詰朝稍東向行有峰聳然
玉立予異之二僧曰此鶴僊峰也下山步行五
里許予獨抵鶴峰下公嗣君六人衣冠逐庄舍
頃公來曰楓兄至乎予致謝命公曰兄翁僊也

安得病今且愈必至第俟馬皆步行里許抵峰
陰初狐峰望之挺特孤秀至是反隱隱在諸峰
環屏中如靚女綽約幃葦不自露齒笑者稍上
則下視羣麓振羽翔踴翩翩然拔起矣坐石上
少休西原敬吾次至抵小廳飯畢遂陟峰頂峰
本自東南逆折上聳三面負山又獨東南豁開
一面當撫建豐進數百里空處羅閣朱山佛頂
橫擔諸名勝遠列左右而大河從東南由北下
豫章分流入空處委蛇數十折瀉納襟帶峰頂

澗纜數尋公建石亭其上振衣亭中諸峰皆奔
伏旋繞已獨偉然巍冠俯空明而薄霄漢真如
老鶴唳雲肩頂俱聳亭旁小竹百竿老楓三五
株錯落石間日暮風起脩脩有聲於是分坐引
觴三五行飄忽憑虛風吹衣動儼若馭鶴而僊
僊然冲舉矣公憮然曰楓兄果未來乎鶴有愧
矣楓潭家君別號與公有骨肉誼故云然也日
入下小廳飯公曰莊生有言人無天遊六鑿相
攘今與諸公脫塵囂登茲山蕩然心目俱空其

天遊哉夜旣深風靜雲斂月明中天斗漢下濟
光與人接天垂四野星在水底皆倚石而歌神
境交寂目觀心華表裏互澈是身如大光明鏡
中微現影像六鑿且無孰云相攘蓋空矣哉真
天遊哉乃寢聯牀熟睡覺則日光已在窻牖間
矣開門起視水氣成霧騰覆空際上下一色日
光搖蕩其中晶瑩橫射如金燿巨爐液流滿空
不敢正視已乃霧薄日高沙星萬點小河盤曲
游揚如金蛇千尺矯繞林壑噫嘻奇甚矣公笑

謂予曰吾遡黃河萬里登泰山俯日觀封題絕頂甚樂顧非吾鄉不可朝夕有也乃吾鄉少山卽有之培塿耳顧此峰拔秀納景差奇迴可朝夕馬行將委蛻於斯矣思默爲我記之予曰唯唯飯罷予四人肩輿下山僧爲言七寶石王家洲脈所從渡河處謁僊宮循鹿岡訪李襄敏公祖塋美其後裔之昌過左大行遺塚而惻然弔其不終還宿小廳月色尤更清絕詠詩飲酒樂殊甚公尤眷眷家君之未至也曰其有待乎予

敬謝雞鳴各就寢明晨歸有客持飯至飯畢予曰死生旦暮也吾四人夜息於斯委蛻矣旦則出入往來有不可委者存夫有不可委者存則蛻蛻吾寄焉耳旣曰吾寄則培塿與泰山等委蛻與未委等亦何擇於茲山乎公曰此真空之理矣予曰未也今河決邳淮南北虜叵測皆軍國大事公舊所嘗經略天子方召公克底厥績異昔長鯨巨鱷鼓鼙金革之交前公翩然臨之當無異茲山之微雲皓月丹楓翠竹之觀而功

成高蹈獨來獨往于大虛之中也蛻且無矣又安所委于斯庶其霄壤無窮矣西原輒然笑曰有是哉雖然必知有不可委而後不見所委不見所委而後能無委無不委斯其真委蛻也歟敬吾曰是公志也茲鶴其遭乎乃今有主矣於是山麓出西石門踰帳幙遶鶴峰後步上白狐峰指點省城行脈進賢朱姓者持酒殽來坐飲菴中朱因極論鞭法便利先是或謂鞭法惟南昌便他縣不便今乃知其非酒罷皆起公曰

爲我謝楓兄春明水滿謹棹舟載鶴以俟遂別公自梁家渡入舟西原敬吾從瀘溪渡歸而余由三江口至太平菴夜半方抵羅原月色如晝回望狐峰隱隱鶴僊在目明晨致命家君家君曰是誠不可無記且爲吾春遊張本云萬曆戊寅長至前一日記

圓通神應記

附贊

同年方伯節齋劉公太夫人嚴事先世所祀觀音像甚久公兒嘗臥像側香案火燃將及而堦

前馬急鳴太夫人遽然覺而救之得無恙公官
閩太夫人壽八十病足三年不瘳夢大士持金
鳳艸和藥摩病處良久覺而頓愈世咸以爲異
予謂此公與太夫人一念淨信大士之徵耳何
異也夫一念之精無所不貫豈艸木鳥獸夢覺
之能間乎故楞嚴所載大士旋聞起悲獲入圓
之理三十二應盡妙圓之變雖語涉張皇儒者
所未道然要之不出於攝念念淨則圓圓極則
應淨信所感悲智隨現則草木鳥獸皆其靈用

也又何足異哉彼經云皆自心作故淨信圓應
之本因攝念淨信之實力故予爲記之而又稽
首爲之贊

大士旋流妙生圓根根圓性空火不能焚匪云
不焚能救焚者有如不信視此鳴馬妙像無疾
悲我衆生匪能悲之實能醫之無上藥王勿藥
自好有如不信視此夢艸鳳山之陽泚水之濱
種德儲祥實有異人劉母貞純大夫忠孝神享
厥誠疾瘳災保公何有災示災顯祥毋何有疾

現疾示康何馬不鳴誰則警之何艸不生誰則
夢之惟警惟夢孰依孰憑匪人之能實大士之
英匪大士之英淨信之徵謂彼衆生大猷是程
從聞思修獲我妙因妙不在根寄根而呈誰云
馬鳴實維海音誰云艸靈實維化身色聲求我
大士所嗔有欲祈祥試觀自音

三寶齋記

曇陽子貽世之訓有三曰澹曰儉曰慈左使五
嶽先生陳公玉叔及其夫人奉訓唯謹奉常王

公敬美題其齋居之室曰三寶焉先生間問記
於予予未有知也然請誦所聞夫無味之謂澹
有節之謂儉博愛之謂慈三者天道也世所知
也然人情多甘味而好侈自愛而鮮愛人未有
能寶之者也夫使甘味而侈自愛而鮮愛人可
行天下持終身不窮則亦何必反情而爲所難
顧厚味必爽崇侈必僭自愛必忍人爽且僭且
忍人身其能與幾寧無窮乎違天道矣則三者
之爲寶可知矣凡言寶者謂可用利身安而致

福不窮也故味窮孰與反之無味之爲不厭也
求侈孰與節之無求之爲恒足也專愛孰與溥
之無私之爲公且安也福之致也孰禦之珠貝
之利資摩尼之雨物鐘鼎之鎮撫彼物也猶稱
寶焉矧三德可以養生可以足已可以博濟不
假物而衆利兼存其爲寶孰大哉語曰擇福莫
若重是以君子薄享寡營嗇精神以廣慈惠一
切反情而爲所難雖處崇高弗敢易焉誠懼寶
之或失無以利行而持終身也擇福故也斯曇

陽所爲訓也歟先生沔楚世家邃學雄文知名
當世雖位通顯恬若寒士羔羊素絲之風家室
化焉而敷歷中外節用而愛人信哉奉常所稱
是陳氏三寶也已擇福之道備矣又何以加焉
雖然予聞之事有其要道有其宗虛融澹泊者
天道至精所以胚胎造化髓液羣品節陰陽而
資太始者也故惟澹爲能儉惟澹爲能慈澹其
道之宗要乎是以古之君子建性命端銜綏必
窮源於亥子坤復之際極味於大羹玄酒之初

節以導和今以融古豈惟行天下持終身固將
超天地而獨存也福之至澹之自然也蓋自義
軒而下寶之然愈澹則愈微愈微則難入亦自
義軒而下難之先生奉訓有得將淡味無味而
逝於此焉予竊願有請夫儒與仙不盡同而逝
取諸身則一神蓋之下素毫紫烟寧色見乎而
映明五色玄膺之岸天漿玉池寧味取乎而妙
化五味是心目之間人固自有寶豈誠難哉反
諸躬齊戒退藏焉則神明自然存吾眉睫而道
幾矣抑亦曇陽之深意也已敬以是復於先生
而爲之記

學易齋集卷之十一

學易齋集卷之十二

大學私記

豫章萬廷言學

千古入病在意不止故千古聖賢問學在止意
聖賢所以止意非強也止於至善耳至善心之
本體所謂性也性無形相無一善可名明德非
在已親民非在人湛然常止自寂自感所以謂
之至善意至此自無可馳逐非惟無可馳逐卽
意根亦無着處矣蓋須意根亦無着處而後謂
之止此千古聖賢相傳心法也今人不學者無

論爲學而意根不止者只爲外見有物內見有已所以終日憧憧以意止意緒端愈煩須是知所止而後能止意止則誠矣故大學一書用工在誠意歸宿在止至善而要致知

至善常止意常不止宜未能相一然知者至善之發竅意之止不止知未有不知者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蓋至善常止故知亦常止惟知常止而後能知意之有不止也如口之於味食酸知酸爲有不與俱酸者在也食鹹知鹹爲有不

與俱鹹者在也若俱酸俱鹹則亦酸者鹹者耳又安知酸與鹹乎故知意之不止者爲有不與俱動者在也不然亦自同於不止者耳又何從知其不止乎故惟知常止而後知意之有不止也至善無內外形相可窺無機緘可測惟發竅之知差可依據所謂天所與我我固有者陽明先生所謂良知是也致知在格物者何也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在至善之中意是天下國家一體之意知是天下國家一體之知物是天

下國家一體之物誠意者豈斷滅意種絕物不應哉只感物時今從知體光明中流行常止而應耳蓋知則自止不知則不止常知而止常止而應則因物付物各止其所明德親民同歸至善矣故意是至善之意知是至善之知物是至善之物自知自誠自格耳非有倚於外也

知止之知與致知之知一也蓋致知者即致其知止之知也但知止之知就所知者言故知字在上致知之知就能知者言故知字在下其實

只是一知其用工只是一知止蓋知即止也總是一至善自知自止耳非以此知知彼止也所謂即以日光返照日體者語雖稍纖然實近之矣

至善無自相無邊際渾然一體何嘗定有本末始終所以分本末始終者是就事上引人入止處來故自天下國家漸引到身又自身引到心意又自意引到知却更無可說處故說致知在格物是教人如此自尋止去定靜安慮有無限

境界非言語可及譬如山中人指引山外人入
山迤邐引教入去到得知路入山亦須教自尋
去非指引可及也若真尋得止處用工則時時
在止處幹當本末始終字樣一齊抹過而本末
始終自在何者爲至善中原無本末始終相故
也乃所謂天下之大本也何須終日將此四字
在胸中分別終日分別反是知解着相就中許
多定靜境界俱不相應去至善遠矣
陽明先生論至善有後世欲明德者失於二氏

欲親民者失於五伯之論若以爲聖人預防之
而發止至善與脩身爲本之說以立宗使人不
墜二氏五伯之餘習余謂此意固善但恐非所
以語經蓋大學一書乃孔氏家法譬之周官實
關雉麟趾之意而非防奸革弊之書也使世無
二氏五伯經文固當如此

格致誠正是條析知止工夫定靜安慮是點出
格致誠正氣象蓋定靜安慮漸入止境漸與至
善本體相近若果定靜安慮卽心意知物之分

學易齋 卷之三
四
格致誠正之目總是空名無着頓處雖定靜安
慮亦是對意根不止言若漸止漸深則定靜安
慮亦不必說蓋皆循至善本然自定靜安慮無
一毫作爲故也所謂本體與工夫合也若有一
毫作爲即便紛擾便是後儒格致誠正非大學
本旨

心一也然有二義有自本體言者卽至善也道
心惟微是也有自形氣言者佛氏所稱緣慮集
起心也人心惟危是也若本體用事則心是至

善意亦至善知亦至善物亦至善何用格致誠
正之功惟雜於形氣所以意根外逐於物內蔽
其知而本體之至善隱矣所以竝列八目之中
而有正之之說然至善在天地間原無存亡加
損何者有物有相則有存亡加損至善原非物
相何存亡加損之有故雖意根擾動而其發竅
之知終有不與俱動者天不容泯夜氣猶存厭
然之良見於君子苟卽所明而致之慎其所慊
戒其所欺則意漸復常物漸得所而至善頭面

漸出定靜安慮依然見在何者知是至善之竅
至善是意之主意雖善迷主終可靠易所謂先
迷後得主而有常是也形氣豈能終蔽之乎
至善原未嘗動何須說止只爲意常不止故須
止之耳然至善無自相無邊際非有方所可求
境界可得亦何由而遂得止於是也但常存止
的意思在則漸有定靜安慮氣象有定靜安慮
氣象則漸是至善體段意根自帖帖無馳逐放
頓處便入佳境矣故止非對行而言也常定靜

安慮則心體寂然渾一靈妙何嘗有人我家國
之界雖無人我家國之界而格正誠正脩齊治
平自還他本末始終之序雖各還本末始終之
序而定靜安慮氣象未嘗增減分毫雖未增減
分毫却又不自見有定靜安慮之相此謂良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所以肯止
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也若對行說止
則止有所止有所則見有定靜安慮之相見有
定靜安慮之相則內見有心內見有心則外見

有身天下國家諸相紛然競出雖欲止得乎尚
可謂之至善乎故愚謂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
俱在至善中則亦俱在吾止中所以詩云穆穆
文王於緝敬止則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一
皆俱到不分先後也良其止止其所言萬物共
止其所非自止所而已

意如足知如目妄意如閉眼人行路故曰先迷
致知如閉眼人忽然開眼步步是路故曰後得
主若果閉眼人忽然眼開如初睡醒身心意知
物一齊俱到格致誠正脩一齊俱了何用分別
作爲所謂知至至之是也亦無至善可止亦無
止可知亦無止至善者亦無知止至善者始是
真止至善但須知終終之乃可存義不然恐復
作閉眼行矣故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小人間
居爲不善閉眼行也見君子而厭然眼欲自開
也君子慎獨欲使眼常開而恐其或閉也或曰
知恐落虛又曰知不可靠夫小人無所不至猶
能厭然於君子之見則全靠此知不泯不然禽

學易齋 卷之十一
獸矣方君子靜肯聲色未接一無所有獨一靈
知炯然耳及好色惡臭之來知好知惡不少昧
好色惡臭既去此知好知惡者依然常在可謂
精實之至矣知如落虛誰更有不落虛者故愚
謂大學歸宿在至善用工在誠意而要在致知
知天所牖民莫知其然而然者所謂明德也
至善原無一善然却是萬善所涵誠止於是則
仁讓之德好惡之公絜矩之知休休之度皆其
自然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須到十分何嘗用一

毫人爲增加直是自好惡自快足耳此之謂自
慊若須增加是有待於外何謂自慊故君子有
天下國家之志不必向外理會惟慎獨而已有
天德便可語王道也小人間居爲不善有所好
樂憂患與之其所親愛傲怠而僻焉皆是不止
良其背儼若思思無邪三句皆點止至善工夫
然體貼微有漸次思無邪似初入手語尙見有
思在進之則儼若思蓋在有無之間良背則無
思矣無思非是一無思慮只在思處作話計

也但無思頭面全是至善非用工久澄澈到未
易出現須漸就思無邪處入蓋差有依據故傳
首釋誠意而又以好惡點意慎獨無自欺點誠
意只就思無邪一語漸做到入微處便一齊俱
到

心體無在惟無在而後無不在也是謂心正心
正者心得其位止至善之謂也傳言有所好樂
憂患忿懣恐懼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全爲有
所有所是心在好樂憂患等也惟有在則有不

在故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要之總是
心不在蓋離位去了下文之其所親愛教怠哀
矜而僻焉之字最妙之適也之則離位矣離位
則不在處固不是在處亦不是故有所好樂憂
患等皆曰不得其正是在處亦不是也惟無之
則得其正位得其位則好惡憂患忿懣恐懼視
聽飲食皆平常順應迹若皆在其實皆無所在
惟皆無所在而後圓應不倚無不在也故若要
無不在須是皆無所在乃可若不知此意視時

要心在視上聽時要心在聽上便依舊是之其所離却本位何由得正也位亦豈有方所只味之字意而反之則無所之之氣象自得無所之之氣象既得則心之正位可知心既得其正位則亘古今盡民物無時無際皆具當念中又豈論在不在也故之字正對止字止字便是在字蓋無在不在非在一物一處之在也僻之而不反也正止而不之也大學之精意盡是矣好樂憂患忿懣恐懼發於心故屬心視聽飲食屬耳

目口故屬身故曰脩身在正其心此正釋經文脩身亦可見心爲身本矣

定靜安慮四字形容至善之實體與止至善之工夫氣象實際也四字作一字看始妙論本體固無漸次論工夫亦淺則俱淺深則俱深非定靜後始安安後始慮也故定靜安者慮之定靜安也慮者定靜安之慮也一也然必先曰定靜安而後言慮又定靜安疊三字而慮惟一字者蓋就體言則體者用所自出雖無先後語意當

然就工夫言則吾人慮之失常多而定靜安之意常少何者身與家國天下皆在至善定靜安中之所涵慮之所通也此身無一息無酬酢之時此慮亦無一息無酬酢之用物交知誘漸離本位故運之於形容感多而真慮汨磨之於水衆動淆而泥滓生非藉靜澄濁難清瑩不緣濁汰善體未呈故聖經教人攝慮歸根止於至善今有定靜安之趣然後卽安而慮卽慮而應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自各有攸當何者蓋至

善體中本所具足慮亂則淆慮安則現無增損也故心無所之孝弟成而仁讓起心非有所好樂正而聰明生故經首三言斷歸知止傳釋五章文先誠意者以此或謂恐與二氏清淨寂滅之教相類余謂不然此好事者論議耳蜀山人十年不起一念世不謂然余惟今無蜀山人耳或有之吾未及見見則吾必以爲師何者慮紛難止故也今人云吾嘗靜中求之竟無所得又謂靜則落空只是感上順應爲是此乃靜定不

下自解說耳靜慮一體未有靜而落空者况吾
儒原以至善爲歸明德親民爲務而反憂落空
耶蓋慮非在靜外而靜乃所以慮也儒與二氏
主意不同然學之同歸於靜止雖好異者不得
而異矣至若未曾知止不在至善中論靜安妄
於形骸念慮捺伏論靜者此則慮外別有靜相
有作之勞縱靜亦暫稍遇緣應客慮紛然豈足
論知止之靜耶此不惟佛氏無取卽蜀山人決
不如此不然人非木石豈能十年不動一念

至善明德與知三者一也至善如鏡圓淨瑩澈
之全體明德其照也知其照之對影分別妍媸
者也故知必對意與物而言然其實一至善耳
知曰致明德曰明至善曰止致字着力稍重蓋
對意與物言有必欲如此之意止字工夫全在
於此止則明矣故其實總一止至善耳明字親
字亦總在止字內明道先生言靜後見萬物自
有春意蓋所謂身與家國天下皆至善定靜安
中之所涵而慮之所通也惟意念不止卽間隔

自生絲毫有間卽氣脉不貫民亦何由而親乎
苟止而靜定則本體旣呈何所不涵大用見前
何所不通卽天地萬物當下渾然不求親而自
親也若非真止縱說親民皆屬意路分別行仁
豈足同流上下比德天地而明明德於天下也
哉

知體無內外無人已在天地間炯然未嘗昧沒
此大學第一義而小人間居一章指點尤盡何
者小人間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夫已方
掩惡而肺肝畢露是尙爲有已乎人方著善而
吾洞其肺肝是尙爲有人乎旣無已矣是尙爲
有內乎旣無人矣是尙爲有外乎不特此也齋
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是鬼神之肺肝亦不能逃吾之視而鬼神
之視吾可知矣是尙爲有死生晝夜乎考諸三
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前聖後聖
之肺肝亦不能逃吾之視而前聖後聖之視吾

學易齋 卷之十三 十三
可知矣是尙爲有古今乎無人已內外無死生
晝夜古今則人已內外死生晝夜古今皆洞然
在吾當念不隔絲毫而又實無洞然當念不隔
絲毫之相故已之肺肝亦可以爲人之肺肝而
惡竟不必掩也人之肺肝亦可以爲已之肺肝
而善竟不必著也閒居爲不善而厭然者未嘗
損也厭然於君子而閒居者未嘗益也自爲自
厭自掩自著自見自無益妍媸在照畢無遁形
故大學君子豈必分別以爲知擇識以爲明哉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待思惟愚夫愚婦皆所
與能豈嘗揀擇惟在致吾此知毋自欺求自慊
而已寧復有加於此知之外乎
意知物三者合而爲心格致誠三者合而爲正
心正則至善止而本體復矣蓋知者心之靈也
意者心之動也物者動之所之也故物自應感
處言非在外也

或者謂智仁異用專說明德致知則分別意多
於親字意有防余謂此後儒以分別爲知者之

病蓋從見生也大學論心體只一至善原不分仁知名目蓋仁知總是一箇何也仁者人也生生之道也猶俗言活物也今俗於人物言活者必謂其有覺死者必謂其無知是覺則必生生則必覺覺生之際不間絲毫豈容分異故全仁是知言仁卽所以言知全知是仁言知卽所以言仁聖人只說明明德於天下一語之中仁智具備思之不然仁知見生君子之道鮮矣定靜安慮知止者之工夫氣象如是卽至善之

實體如是所謂合本體之工夫也若未知止者則至善殊無體量何從窺測亦惟常自覺察收攝浮慮反入身來漸向靜定境界自脩自悟依通而入庶去至善頭面不遠而止可知亦非有別法也易之艮止詩之敬止孟子之息周子之靜二程先生之敬與嘆靜坐爲善學到得清靜不容一物境界皆是此法故始終只是一箇工夫

慮有二就本體言則咸大象所謂何思何慮者

靜慮是也就吾人見在言則咸九四所謂憧憧往來者緣慮是也惟有緣慮故須收攝惟待收攝故須說止其實至善本體中既無物相何慮可緣慮不能緣何待於止故謂止者至善自止非止之而止也所謂攝慮者不可謂止入止之蹊徑也若究竟而言則定靜安慮作一字看乃到蓋總是一止字也止卽至善也

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物在吾心感應上見

學易齋集卷之十三

豫章萬廷言著

雜著

書泰伯至德章後

孔子稱泰伯爲至德而朱子引史所稱大王有剪商之志泰伯不從逃之荆蠻以釋之愚謂可疑蓋泰伯之心是從父以讓弟非不從剪商之志而逃也夫子因武王有天下文王以服事殷而推言之以爲當時使泰伯不逃以其盛德立於商周之際已足朝諸侯有天下豈必待文武

此處似有抹貝
哉惟一見大王有立季之意遂不忍逆父脫然
棄去逃之荆蠻而不居是以不有天下而商之
天下延至武王之世而後失也此所謂固以天
下讓也蓋其始也宜王不王惟知親可有順無
一毫係吝之私其既也求仁得仁商人陰受其
讓而無一毫暴著之迹有伯夷文王之實無伯
夷文王之名故於數百年之下指其事而稱之
曰至德焉或曰泰伯實是讓國夫子所稱至德
在讓天下故朱子引泰伯不從之句正見其德

足王天下繼剪商之志而不從而逃乃爲讓天
下于商也今日不忍逆父立季則徒見其讓國
于弟而讓天下于商之意不明恐非夫子本意
曰觀泰伯端委而朝吳則其立而能朝天下可
見立而能朝天下則逃而爲讓天下可知故緣
其德足以有天下而決爲讓天下之實卽其緣
父以讓弟而決捐天下以讓商之心是故讓季
歷卽所以讓商也豈必不從剪商之志而后爲
讓哉然讓國之迹明而讓天下之功泯知其讓

王季之心易而知其讓商之心難此民所以無
得而稱也惟夫子推見至隱表而出之見與文
王同也然則民得稱文王而不得稱泰伯豈伯
固優於文與曰文王之讓形于已然故其讓也
顯泰伯之讓先于未然故其讓也微文王泰伯
易地則皆然也或曰朱子所引泰伯不從之句
其可疑何也曰使大王有剪商之志泰伯不能
柔詞婉諫諭親于道徒棄去之而遺親以不義
非所以言孝已潔其身而使弟當之遺弟以不

義非所以言友卽是而曰至德不亦可疑矣乎
故竊謂泰伯之逃其事如伯夷而德如文王也
記之以質君子

書白沙子後

丙辰仲夏夢白沙先生謂予曰格物在無物處
格覺而思之夫旣謂之物安可格於無然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方寸之中又安所容于萬物
是則所謂物者斷可識矣蓋惟無物然後能統
萬物之精惟格之無物然後能善萬物之感無

非寂滅而物非形器也此大學之道所以意誠
心正而天下國家可舉也先生之言啓予至矣
然則爲之當如何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周子
曰主靜立人極而先生亦曰千休千處得一念
一生持嗚呼盡之矣

書抄五經白文後

欲讀百家歷代之書未必有古人之敏欲究文
章功業之多少未必有古人之才蓋惟嘿坐以
觀吾心之體用而浸潤于六經之微言庶其致

志專而神明可通易簡得而久大可馴至也嗚
呼是猶可得而勉之

易以善惡爲吉凶而讀易者嘗以利害爲吉凶
之心讀之此易所以難明春秋以義否爲榮辱
而治春秋者嘗以強弱爲榮辱之心逆之此春
秋所以日晦是則非易春秋之難明也讀易春
秋者之心之難明也嗚呼安得自明其心者與
之深究五經之微旨哉

書已未小像後

予嘗誦曲禮無不敬儼若思而訢慕焉以爲古之君子其精神如此豈易及哉夫思者精神之聚也具於心著於容貌有則滯無則肆惟儼焉若思則神忘乎內外之境形于有無之間其位定其幾微非濇于道者不與也予少竊希古而苦氣質之不中蓋滯且肆者也講乎先生長者之門亦竊聞其說而靜坐以求之不敢懈吾志然學淺習濇本于心而著于容貌者果儼然若思焉否耶難矣今年冬同邑羅子顧予羅原爲

肖靜坐之像旣再脫藁而耳目口鼻可形致者皆謹然以爲肖予而精神所注有清明沈鬱端凝灑樂之趣斂華鎮躁孜孜于眉目之所形蓋庶幾儼然若思者其果似予矣乎顧予滯且肆者也使知予者觀之察用意之工必以爲非予所能似而予把玩久之亦自徘徊瞻顧喜其得希古之意意或古之君子肖焉而不敢謂其肖予也雖然予聞今之好事者自壯至老皆有記容予今年三十歲固愧君之所記矣誠卽君所

圖考鏡以自勵涵泳積累儼然端坐凝於神而不滯於形此古君子之極致而予竊志焉者爲之尚有日也異昔君能嗣爲我圖之乎不知尙有愧于用意之工否也因書以俟

書錢復軒卷

予觀仙家長生之說至虛危沈淪構精受符之際肆矣然意歸於主靜類先天坤復之微旨與儒者立本之學相近世之君子多勤身爲人謂彼徒愛身忘天下非先王勞心勞力事上使下

之道一切棄而不取因併閉關艮背知止定靜之說皆疑似于二氏而不敢爲至其營營之弊卑身徇人嚙目而憂世已精氣耗憊近死莫或復陽猶焦火凝冰思再撫四海之外人已兩弊反爲彼所笑而不自知亦何其不知本也孔子論仁者必壽孟氏論君子所性在存心養氣睟面盎背之間則學本諸身而脩身以靜固儒者所不能自異于二氏者也予嘗驗之方焦心疲形馳驚于外氣耗逸而神不居僂焉不足終日

歛襟危坐思止而不浮則神氣凝蓄盎然有以
自生躁則其弊如彼靜則其效如此握此身生
化之機以凝性復命信無過于此矣蓋竊性命
之竅取必於長生仙之所以異順自然之理而
脩身以俟仁者所以壽也疑似之辨誠有之乃
其趨不同而非靜之過固未有以靜爲疑似于
二氏而自培其本者也姑蘇錢君復軒與予同
官西曹君之多病甚於予今奉命理刑淮上
且別因以靜告之且重自勉云

書枕中記後

枕中記者昔人所稱邯鄲夢者也舊雜置呂集
中今少司寇洪公專刻之置諸祠下予讀其書
雖不盡合於道其意君子有取焉何者寵辱窮
通得喪歿生人未有不迷溺者也其所以迷溺
者彼謂天下無有真實於此人所爲實事亦無
過此者是以殫精畢力營營然笑歌悲戚於其
中老而不自止使誠知其虛幻如夢中事及至
於醒了無所得尚何迷溺之有哉此盧生所由

悟也雖然夢覺者境也迷悟者心也不求於心而求於境安知醒之非夢耶且以夢覺夢其去幾何予嘗以公事道邯鄲謁呂翁祠徘徊盧生故所夢處求青堯黃梁遺蹟了無所得爲之爽然久之嗟夫豈予亦夢也耶神仙之說無論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必有超然獨悟夢覺一如者乎則知道者默而識之矣

書四大儒書後

宇宙間一大生機結聚耳日月之明四皆之序

山川嶽瀆之流峙艸木昆蟲之變化雖其中有晦蝕盈虛慘舒代謝之異要之所以爲生故通天地一惻隱之心也其聚而最靈者人人仁也耳目手足血氣聰明思慮之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語默動靜出處之蹟雖刑威慶賞憂喜悲忻與羞惡辭讓是非之不齊而要之皆所以爲生故吾人通體一惻隱之心也故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三代盛昔道明學一雖康衢兔置之衆亦皆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

此心不待識而明周衰抵於戰國五伯出楊墨橫行民無所歸命於是孔孟皇皇退與其徒發明此心以開天地之盲塞老安少懷之志平旦乍見之真始孜孜示人以默識之端矣自是千有餘年後偉英明之質沈潛篤實之行雖代有其人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間有奮起而求之者亦終歸於意見論議之兩科著察端倪纍秋陽而濯江漢以窺皜皜肫肫之本體誠不敢誣其人也於是佛乘吾道之虛以清超之見凌駕

中土驅豪傑而奪之命而此心之汨沒爲尤甚矣宋興濂溪周先生出盡黜百家之繆說作爲圖書著太極生生之理河南程先生繼之發明識仁之旨躬修默導上下二千年間天地發育之元命聖賢授受之本心晦鬱戕賊而不忍言者庶其復明於世自是象山陸先生有立大之論本朝陽明王先生有致知之教剖析邪正直指此心可謂竭才盡其底裏後之欲嘿識此心而存之者信不能舍是而他求矣同年孟誠

李君夙承家學有得於四先生之意間輯其書
標其宗要以示學者使四先生之書昭然不待
訓釋而明可謂勤矣誠使學者卽識仁一語求
之去自私之蔽而觀天地萬物同體之大融沈
滯之見而會鳶魚上下有事之幾居之以誠守
之以獨經綸叅贊之用不外於聲容氣色之常
堯舜孔顏之氣象日涵泳於事親從兄之際則
主此謂之靜立此謂之大致此謂之知積習久
而靈悟生默識深而德行著四先生之學庶其
在我矣蓋惻隱之心吾所固有苟誠求之則語
下盎然通體皆應豈有求之無益於得者乎某
不敏有志未能敬書末簡以致共學之意如此
云

書李氏譜後

譜人道也人道始必有所出故尊祖終必有所
繼故重其子孫譜者系也系其始終之分而不
敢忘也自吾祖以及子孫皆系於譜而不敢忘
則人道具雖然使徒系其始終之名分而不思

所盡道則譜爲虛器故事親者必孝事長者必弟幼幼者必慈由孝弟推之以及於祖由慈達之以及於子孫世隔而志通形分而意合渾然如一人也則人道成嗟夫吾見其具而未易成也然則譜無乃虛器也歟不然也遠兄弟之相失弗識也而遇諸途則途人也而秦越之矣苟問而知其爲兄弟則兄弟也而親愛之矣故前之人由其有孝弟之心也而始終之系重始終之系重而譜作後之人由其考於始終之分也

而孝弟之心生孝弟之心生而譜傳譜何可廢也故曰譜人道也李生正已從予遊暮年而以譜爲請吾將嘉其具而勉其有成遂書此於末簡惟李氏之子若孫之旣觀於斯譜也慎無猶若遠兄弟之相失弗相識而遇諸途也則譜傳矣

讀易雜言

或曰易自一而二而四而八分爲六十四卦析爲三百八十四爻森然大備矣纒纒乎其不可

亂也混混乎其不可窮也而皆母於一固也其孕之也乎其產之也乎曰尅體則孕語象則產林黃中朱晦翁之論各得其一偏矣雖然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孕其產也夫一變爲九九復歸一產其孕也夫是所謂動靜無端有無混一者也君子貴得其母而已矣

圖舉全數而易稱四十九何也曰易著其精故隱之於四十九用數之外圖舉其全故攝之於五十五全數之中舍萬物無天地舍天地無陰陽舍陰陽無太極卽數示之逆卽用示之不用而後中有可執焉圖之深意也豈惟圖哉六十四卦皆然也彼謂太極在乾坤之外者何其不知易哉審如是乾坤又何物耶

圖書一皆居下何耶曰是一之所以生也夫氣必有所始始必有所歸玄冥之司天一處焉其含精之府乎於此始於此歸器之根逆之極數矣蓋自是天地萬物皆得稟精於父定命於中生生之理續幾先之吉著焉位其可得變乎變

則乾坤毀矣

事變起於陰陽才德備於剛柔物雖動以賾未有外於陰陽者才雖變以應未有出於剛柔者陰陽剛柔雖推盪不齊未有不定中於二五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悔吝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水不能生水火不能生火金木上不能生金木土也而五者又不能自相生也必有所以生之者則一也一不自爲一而爲五之一雖爲五之

一而五者終不得而貳之焉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使貳則可測可測則窮矣喜者爲怒乎怒者爲喜乎喜怒哀必不相能也哀者爲樂乎樂者爲哀乎哀樂必不相能也必有所以能之者而所以能之者則常喜怒哀樂實未嘗有喜怒哀樂也能喜怒哀樂故常發未嘗有喜怒哀樂故常未發惟常未發而後能常發也使俱發則竭竭則凶矣故至無者萬形所必囿也至一者羣想所必宗也

圖火正南而先天八卦則乾居其尊書金乘火而後天八卦則離麗其所此聖人之深意示火金互妙先後天之未始一息相違也蓋時時自克時時乃有用此天地至理予觀劉長民所易圖書與先後天八卦方位雖合然察其體用動靜生克互妙之所以然則始知其說之楛矣且彼所稱太極者氣易者陰陽氣變之謂也抑何不浚其源本哉

杜機內照易之微論也歟君子所以慎獨而致中和也乾之濟乎坤也離之燭乎坎也圖蓋示之矣是以機之存乎目也戒存不睹克已先視其杜機也夫

止而悅而後感之情和也弗止則感害矣順而止而後謙之德光也弗順則厲熏心矣夫是以咸貴虛而謙貴卑也

鼎其身象乎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渾然一溫良恭儉讓之氣象也故鼎其身象乎聖人先示之矣彼之語鼎者何多岐

也雖然巽其要矣巽必下下而後柔能上行
下而上行而後得中以應剛則巽其火候哉此
體信達順育萬物享上帝之道是以元亨然而
下難矣

先天八卦乾天位乎上坤地位乎下日生於東
月生於西山處西北澤處東南雷起東北風動
西南位不可得易焉體也而用統矣後天八卦
長子代父二男從焉長女代母二少統焉乾退
西北坤退西南示無爲也三陽在下三陰在上
示交道也用也而體存矣

夫本隱之顯則意不如象象不如數數不如辭
示不詳不足以效羣動探賾索隱則辭不如數
數不如象象不如意研不深不足以洞天微故
總天地萬物之賾歸之五十五約矣離合而五
之黑白而兩之又卽兩而反之尤約矣一可睹
矣雖然一不知所始也意冥而已故圖書者離
言說思慮而使人冥會之者也則所謂逆數也
四當心位故直言咸道伊川先生曰貞者虛中

無我之謂貞其意則窮天下無不感通焉其論至矣然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則屈其信之機乎故貞不特虛而已猶有止意云雖然虛故止矣

人於震恐顛沛之際心神散亂喪其主矣故聖人教之以億億者圖慮之謂蓋按定心神以靜觀動之道四之蘇蘇上之矍矍不億者也億其處震之大方乎七鬯之主矣本義稱未詳何耶

伊川先生謂求不失中得之矣

王乃在中也程傳曰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也旨哉言乎人心之散由乎中治散亦本乎中也

心小則慮愈下慮下則氣愈微氣微則靈愈著故龍潛而後無首也君子潛而後見羣龍無首也龍無首則靈矣故淵潛之所也惕潛之機也亢反乎潛驕反乎忠信慮下則誠氣盈則驕考諸已而已矣

傳曰淵龍之所安也躍不躍惟及昔以就安耳
本義曰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
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據傳則有
乖於在天之象據義則無味於在淵之旨夫淵
者龍潛之所在天其應運之會乎會未可必故
躍以試躍未敢肆故在於淵淵天之基也躍飛
之漸也惟在淵故神而能飛飛而過則亢亢則
悔悔則必返乎淵矣是以龍之終未嘗出乎淵
也出乎淵則不神矣是故君子之心常小而慮

常下也不然其能免於亢乎

乾之有亢何也曰有亢之時有亢之義乾之上
九亢之時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亢
之義也亢而能悔又乾之所以爲龍也故曰震
無咎者存乎悔嗚呼轉凶而之吉變小人而爲
君子撥亂世反之正非悔其孰能之

小畜之不雨幸之也曰猶幸其未雨也睽之小
事吉難之也曰僅可小事云爾也有之大也中
虛也過之大也中滿也中滿則凶虛則亨故小

過之宜下歛而退之之謂也謙之有終順而止
之之謂也不然其能亨乎渙之散也在中則攝
心於中君子所以萃假其祖廟也蓋中者心之
象象稱王乃在中是也鼎之顛也以足則端凝
於位君子所以保有其聰明也蓋鼎者器之重
記稱足容重是也水火相息呼吸之相乘也顯
於有也水火不相射呼吸之同源也根於無也
宴息者澤中有雷濼濼之謂也氣命於性性通
于天反其本矣巳日乃革懼爲首也巳日乃孚

久乃信也故有首非善革也驟信非真孚也後
之從政者不能無首矣又奈何令人驟信哉非
度矣盤庚之誥獵較之從善革也夫

六十四卦不言心坎險卦也而獨言心何也曰
靜淵莫測心源之密體焉操舍存亡危微之大
介焉故臨溪履薄心存之氣象焉臨事而懼心
應之矩矱焉觀於坎而心之道至事心之道備
矣故君子懼而反反而潛潛而下淵澄海藏萬
物咸資行有尚矣是以貴者習也

尊於上者陽之分也生於下者陽之機也艮一陽在上得其分矣夫得其分者自見則咎何也自見則驕驕則馳聖人懼其馳於外而逾其分也繫之辭曰艮其背又曰思不出其位曰背曰不出位則是止於內非外也止於不見非見也於分無加何咎之有震一陽在下乘其機矣夫乘其機者笑言則喪何也笑言則輕輕則躁聖人懼其躁於動而喪七鬯也繫之辭曰震來虩虩又曰以恐懼修省曰虩虩曰恐懼則是機雖

動心猶未敢也動雖震意常甚微也握機在中何喪之有雖然動生於止止而後能動動亦止也故思其動之機乎背其止之位乎恐懼者其思不出位之氣象乎凡思喜則浮而馳懼則斂而微浮則外斂則中故震艮相繼而君子之動無弗懼矣無弗止矣是以分常得而機常運也傳曰反對爲妙觀艮震之反對也而聖人慎動之旨不亦可觀其深乎

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東平戾王丕夢登其

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大吉不
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
夫筮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道秀也
宜對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
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
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及也若允可謂知
占法矣乃左氏則多誣

萃初六之亂也非笑者之過也自心亂也是故
君子貴定其志需九四之災也非寇者之罪也
自我致也是故君子貴反其敬以杞包瓜潰亦
甚矣而晦含章美則有隕自天至靜可以回造
化伏莽之戎敵亦剛矣而中誠正直則師克相
遇至一可以貫金石六二乘剛難亦亟矣而女
子有貞則十年乃字至誠可以利險難故人患
不一不靜不誠焉耳矣

知交必分而火之位定知中必柔而火之用藏
始也火根於水有同源之妙旣也火交於水成
旣濟之功故知火之用藏者可與語神矣知水

學易齋 卷之十三 三
火之定位者可與語易矣神妙萬物而不測天地設位而後易行乎其中位其可不慎哉未濟之旨也康節先生曰水火得其御交而成既濟又曰只知用水火不知水火義安得知義者究御水火之微旨哉

唐濠州刺史杜兼誣奏李藩因徐州張建封歿搖撼本軍德宗怒密詔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以闔門保之德宗不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耶釋之此亦可

謂喪羊於易矣史稱藩沈靖有檢局姿制閒美夫以德宗之猜怒而藩忽消之於局度閒美和易之間則人儀狀可不慎耶書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而履稱幽人貞吉遠矣

象山先生云知此理是乾行此理是坤何如曰固矣然知卽乾能卽坤

書壁

諺云煩熱又云涼快熱則煩涼則快耳此語足以明道予靜坐中覺心曾浥浥空洞靈爽雖毒

暑冷然如清漿之沃滋味可樂古云藏心於淵
美厥靈根又云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只是胃
次清涼則美而樂味涼意則淵可識淵道也體
淡字最妙淡則清淨而樂此是心與道合氣象
滋味如此乃天地最初生生之真機所謂旦氣
所謂大羹玄酒也識仁者須識此今人說仁多
說生機其所指生機多是熱鬧作用與此迥異
乃欲機耳然此未易辨辨此則知易
庸言不敢盡庸行不敢不勉惟真見道不遠人

方不敢惟不敢所以愈覺未能此是聖人極微
處味此曾次當地虛下有修已安百姓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氣象道體全可見吾人只爲不見
道所以無不敢意凡言行都放不見未能處氣
象全粗

看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一句便見志於學學字
只是爲心踰矩所以學學是要他不踰矩到從
心不踰始與矩相忘到底只重矩字今人多說
從心是聖人妙處不知從心不踰矩始是妙處

蓋矩心體聖人只是要復心體所謂天則是也
原非心外有矩

顏子終日默然何處是他發處周子稱發聖人
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須於默然處體會
有無限意味胷中不覺一肯消煞多少翻覺諸
子之論是多了的此正顏子發處可見吾儒實
業所在

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便是坤復之際

學問初見匡廓後漸漸貼入身來到澈髓處是
謂入德自立始有田地若一向在匡廓上理會
只是逐外精神日粗何由達天德

當思慮煩擾時能廓然自清是得力處未能即
廓清却有工夫可用是着力處如着力時反不
得力益覺紛擾尋出頭不得亦是着力處久當
自有出頭時也若三者俱無即是說話未曾實
用力於學

念慮歸一非謂以此念歸彼一也一者念自一
處歸如歸家歸根之歸

孔孟在當肯不是以意氣動人直是德盛如春
到萬物自生所以七十子皆心悅誠服若是意
氣一時便消歇君子以道爲己任須嘿嘿從自
己根本微處涵養到德盛後自然不孤
乾坤二字離不得在自心平靜神氣冲然會合
時體取延平所謂心與氣合不偏不倚氣象是
也

學易齋集卷之十三

學易齋集卷之十四

豫章萬廷言著

雜著

徐母傳

徐母章安人者贈兵部主事誠山公之配儀部
郎用檢之嫡母也以儀部君故贈安人而君生
母爲今封楊安人楊安人安人所自置爲貳者
也初安人年十七歸兵部公踰十年無子卽爲
置楊安人無何楊產男適安人產不育卽育楊
所產男諸婦中或謂安人年尙少婦人已育兒

則不易產請歸楊所產兒待已產安人曰果然
則不當以是防楊產也育之如已產今儀部君
是已安人既育君愛甚君三歲宅中它兒病痘
安人恐抱君走章氏家君果痘章氏家安人晝
夜禱且療愈喜馳抱歸告廟及高禔曰徐氏乃
今有後矣高禔嗣神也世呼爲張僊初兵部公
禱嗣齊雲圖祀馬折梅爲兆頃之梅華結七實
明年而君生安人喜以爲奇益敬祀高禔云君
七歲令入塾授書夜則篝燈火以俟鷄初鳴輒

起擁君坐床被間讀所授書數十過旦爲櫛髮
整容履簪荆角簪戒令入塾舍母與同舍兒戲
習端事步趨惟謹爲常於是家人先生長者以
是賢君而安人心益自喜謂愛兒當爾安人既
甚愛君又厚視楊安人君長十歲猶不知非安
人出楊安人亦自忘君爲已出也同舍兒或戲
君曰而非母出君以爲詈已歸語安人安人曰
此何傷從旁指楊安人此女生母女父遲得子
而所生卽我生顧有二耶於是君始知爲楊安

人出然安人於君與君之於安人愈益愛無異也年十一遣從仲叔白谷公就外舍君年雖長夜常枕安人手股間未嘗脫身寢顧今晝夜去安人側思歸見安人益甚然白谷公爲師嚴重列屏居函丈間君且誦且泣不敢請數起數自禁忽心掉不自禁起請嗚咽不能語如嬰兒啼乃疾趨歸見安人安人已候君門屏間矣復爲君櫛髮去垢整衣履餌以少果食飴棗慰諭遣就館自立門屏間遣婢覘君誦書如平時然後

已其慈而能訓類如此安人事祖姑姑孝事與部公敬視羣下寬以嚴以故內外悉謂安人賢安人美容姿飾筭禮出入言笑惟謹治家勤而有理兵部公閑曠無家念安人益勉緝蓄今不窘自白谷公而下猶需焉安人旣育儀部君劬甚又身獨治家多病病瘡嘉靖壬寅春安人年五十一病復作遂不起時君年十五矣比壬戌予與君同年舉進士俱爲西曹郎歲時伏臘或安人忌日見君杜門謝賓客青衣素帶歛首相

對不能語坐良久泫然曰用檢有先嫡母先嫡
母云時安人沒已二十餘年而君猶孺子慕如
就館時若此使非安人信慈篤愛乃如是耶若
安人可謂賢母矣初安人病諸叔率子弟及諸
姒婦拜床下啓居問辛苦安人曰良苦諸叔曰
嫂最明道理人言病有鬼信乎時安人病篤微
有聲第曰誕耳今從足痛痛止覺漸就黑如是
至心絕矣遂逝嗟夫此豈婦人所易曉耶故予
樂聞而傳之

論曰昔人謂女心善妬蓋工容可勉而根心者
難自克也予以是徵於王公貴嬪縉紳學士先
生世婦下至黎庶諸姬姒間良然矧有能忘嫡
庶之際育媵姊子若已出薰然慈仁無纖芥者
耶故余獨詳載安人育儀部君事以備女史俾
後來者有覽觀焉

熊九州傳

君子之學盡人道而已其聰明思慮言行所加
一在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自少至

老自家國及天下未嘗一日離其人自起居食
息進退至夷狄患難未嘗一日離其事此心生
理漸養於莫見莫顯之中流通乎天地萬物之
大和順於父母而合漠於鬼神幽未嘗一息
離其道精神融而血氣暢合天下以成身而不
知其他此堯舜周孔學術之大端所以立人極
而定萬世之魂魄也此學不明佛入中國始有
棄人倫習宴坐相從於寂寞之濱以求所謂常
樂我淨者世之君子既無學術以持心而奔走

於功名沉酣於富貴雖自命以人道其實一切
反出異端之下間有躬行篤信於其中者又或
拘守陳迹出於高明所不屑於是有志之士思
自了其性命者世教不明先王之澤熄眩焉不
知所往富貴勢利之習又其所鄙厭焉惟恐污
其潔累其高也而佛者之徒方擅歿生之說以
中之蟬蛻斯世自標準於塵埃物色之外於是
望風而趨師其人而信其法及夫信從既力精
神既專脫粘內伏之久則此心之靈無從發洩

閉爲幽光澄爲妙觀恍惚閃爍於耳目之間如所謂眉端灌頂頗著徵應遂相與羣然執爲性體此其險機逆照如日入地中殊輝反射晃暎宇內境非不美而太陽生物之功萬象昭明之德固不在此矣是以爲其法者雖暫喜其有得至於老而無味則天常民秉之懿不容終泯間有悔焉而亦無及也已噫是豈非司世教者之過乎熊子九州南昌人也少孤業商已而有盡性命之志耻以利自污乃受戒削髮爲僧尋復

留髮走燕趙伏牛吳越之間傳眼觀法焚指矢心宴坐不寐者數年精神所注恍然有見寶而玩之如髻珠影月懸焉終日以爲照性初未嘗讀書已乃漸依所見訓文稱說佛語稍稍合卽不合自信以爲必然於學或不能自強以爲必至其強力自信如此蓋將有得於法者晚居桑林與予遊者七年一日謂予曰予病矣所未了者脩先墳墓與爲先大人立嗣耳語已淚泫然下隆慶壬申夏予仲子建明臥病羅原山中甚

亟熊子來視疾起居藥餌如已子甚至便溺皆
親之建明固敏特閑靜類有道者以故熊子愛
而爲之役凡四越月而建明天熊子頓首嗚咽
不能言曰是兒也異死未亡也與予相向哭甚
哀卽此二事熊子其能終棄人道者乎固應悔
之矣而明年熊子死吁其可惜哉熊子少嘗困
於酒色已乃矯峻痛自立甚貧衣食其力三十
年然自踈遠以至親愛未嘗輕一介之受自縉
紳學士以至鄉黨市井多信服之未嘗輕一揖
之交自飲食衣服居處雖極卑隘然未嘗苟一
息於不潔之安與予遊最久雖尋常語言亦未
嘗有不復之信蓋庶幾古之清人皜然不滓於
世者真所謂有志之士也故予表而傳之於人
道未爲無補云

祭文

祭荆川先生文

嗟夫學以鍊心爲宗功以名世爲大本末之際
理有固然從古聖賢道同一揆 明時元氣溼

博東南炳靈以燭斯義而躋斯任其在我先生
矣乎俯仰有象數古今有理亂文武有略泛應
有藝九夷八蠻之有情俗險阻紛然糾然可謂
博矣先生俯仰周旋悉窮其要思有所必通晝
夜寢食之必廢為有所必成是非毀譽之必忘
卽心體事卽事鍊心經綸備于博洽而精神凝
于堅忍則先生之功也旣乃判斷首尾靈獨朝
徹表裏交貫融結在中意有欲斂卽廣庭之聚
獨居之隱兀然端坐竟日而無幾微外溢之累

機張而神感宮動宮應角動角應豁然炯然躋
躡四顧愈出而愈有餘則先生所以研幾而成
亶亶也豈非聖賢之學歟故精神挈斯世之大
不能遺世以自高經綸悉羣品之宜必盡瘁以
成務受命郎署南北交馳旋陟臺丞備嘗艱阻
功未及就而天不憖遺嗚呼痛哉儒者謂韓范
諸公未能著察而多議論鮮成事世亦以是病
儒先生明著謨謀內外咸備方將纍白儒者之
用于天下豈謂道行有會竟不能易天命之所

難然先生學成於立大世之君子揆志於事先
豈非所謂名世者歟廷言不肖事先生最久誠
不自揆竊有窺測於先生者以爲在是若文章
之精竒行義之峻潔則先生之餘而非所以論
先生也戊午之冬謁先生于京邸命之曰古人
之學高虛未始不著實著實未始不高虛先生
所以教不肖者固所自道也歟顧惟幼侍函丈
長益無聞方幸泰山梁木之可依而詎意先生
之永訣然至言在耳英爽若臨則所以事先生

者猶有在也千里致奠涕零如雨嗚呼哀哉尙
饗

祭念菴先生文

嗚呼先生生稟異數自其童耆端和有度弱冠
登第官於宮輔僅餘二年辭榮屏杜遜志斯文
衆說叅互十有餘年恍有靜悟人有此身靈竅
中啓靈明豎如如止其位物遷則流止斯神矣
知止有定於穆同體造化有樞性命有紀于聖
蹊徑不越乎此自信自存前衡叅倚中夜木榻

惺惺無寐明堂正中廓然大清天地之德日月
之明四皆之序鬼神之情生死之原倫物之精
斂以方寸無有欠盈蓋在先生未發冲融在吾
學者莫窺其中而其大要所可窺者於穆爲命
體物爲宗自念爲止知止爲始主靜爲功天人
一本靜而後通周靜程敬江門致虛良知妙體
後先一揆深造自得幾於卓爾嗚呼先生志道
甚勇衛道甚嚴富貴勳名浮雲等焉文章氣節
少或希美志存其大終乃棄捐反聞調息儒謂

其偏功有必盡致曲體全紹興日遠華繁實湮
以覺爲知沿流失源先生懼焉痛撥其根易任
者欲難平者氣攝斯二者神物乃止止爲良知
覺其流裔本末後先毫釐千里不專著書身明
斯義教存精誠聲色未已如彼化育不言而利
一日之存四方之懿胡天不遺斯文奄棄嗚呼
哀哉廷言不肖少無問學先生誨焉是思是迪
明由解釋動緣感激二者極精於身無益如水
就澄如馬羈勒絕利一原專其足力吁嗟莫由

誦言心戚乃來京師遂違几席癸亥春夏兩得
病書謂身擦磨方與道幾拚身此學子自覺之
牙笏細書欲詩未能寸心無限與之俱傳俯悲
此身浮名所牽遄舟南下圖歸石蓮方抵章江
卽聞師逝長號欲傾此身如棄走哭松原回風
冷雨遺容儼然恍如夢寐憶昔辛酉遺書最悲
荆川旣喪子良復逝我莫子舍子當孰依子行
而達相見無期不謂斯言竟成永諦嗚呼彌留
危坐垂衣整冠得正而斃有光于曾維形可散
維靈克全混合於穆終古猶生廷言自今誠欽
厥止卓爾有臨如承光霽築塲莫由心喪無已
哀哀我衷聊寄于此嗚呼哀哉尚饗

皇朝一

卷之二



